

# 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 以乾隆八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

侯怡利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 提 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許多箱匣盒，裡面收有各式古玩，被稱為「多寶格」。其中有件在乾隆時期被命名為〈集瓊藻〉，在檔案中，〈集瓊藻〉這類箱匣盒都被稱為「百什件」。釐清長久以來「百什件」與「多寶格」的不同，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透過檔案與現存實物對照了解「百什件」，將焦點放在乾隆八年乾隆皇帝所重新裝配之9份百什件，其中5份從名字對照為本院所收。此時間點，不僅提供百什件重裝的清楚年代，亦是百什件定年的重要年代。從蟲蛀的近因瞭解百什件為何重裝，到五日一看的規定，可知乾隆皇帝對於各種細節的重視，確實看到這些百什件製作上的精美與考究，同時也建立了乾隆朝樣式的百什件，由外箱選擇，到內部古玩的確定，再搭配座架或屨板，甚或名色摺子及外套箱，都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用心與堅持，以及重裝時乾隆皇帝的種種要求，對於百什件製作的影響。

藉由院藏5份百什件之研究，可從內而外看到乾隆皇帝初期對於「百什件」的整理，甚至可以以此做為訂年之基準，對於認識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百什件」提供基礎知識，做為瞭解其餘百什件，是如何依循先前所建立之製作原則不斷複製及模仿，創造出許多令人驚艷的作品。此外，從這些「百什件」的重裝過程與呈現出的各種類型，來了解乾隆時期百什件製作的歷程與基本樣貌。透過本文可對院藏此類有趣且包含各種工藝的「百什件」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關鍵詞：**乾隆、多寶格、百什件、乾隆朝樣式

## 前 言

國立故宮博物院 106 陳列室「集瓊藻——院藏珍玩精華展」中，會看到許多「多寶格」，在箱匣盒中藏滿各式各樣的古玩，曾被稱為「皇帝的玩具箱」，<sup>1</sup>即有限空間中收納各種材質的物品，是十分受歡迎的展件。但在《各作成作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引自《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內，這類箱匣盒都被稱為「百什件」，因此釐清長久以來「百什件」與「多寶格」名稱混淆的問題，且區分兩者的不同，是本文的目的之一。接著，本文欲透過檔案與現存實物對照了解「百什件」，將焦點放在乾隆八年（1743）乾隆皇帝所重新裝配之 9 份百什件，其中 5 份從名字對照可知現為本院所收藏，這個時間點，提供了百什件重裝的清楚年代，同時也值得探究為何重裝？以及重裝時乾隆皇帝的種種要求，對於後續百什件製作的影響。此外，也可從這些「百什件」的重裝過程與呈現出的各種類型，來了解乾隆時期百什件製作的歷程與基本樣貌。透過本文，期望對院藏此類有趣且囊括各種工藝的「百什件」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 一、「百什件」與「多寶格」實為兩種陳設方式

#### （一）國立故宮博物院「多寶格」稱呼的由來

這種箱匣盒收藏各式古玩的型態，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是從何時起被稱為「多寶格」？研究指出，民國四十年代臺中北溝帳冊中，<sup>2</sup>已將此種箱匣盒中收藏文物者，匯集成為《多寶格》冊。<sup>3</sup>其他則有如《瑤瑯》、《服飾》、《法器》等各類帳冊，故宮根據這些帳冊，將典藏分類貯存，故其中一類為「多寶格」箱。

翻開北溝的《多寶格》帳冊，發現第一箱是院字一七〇八箱，原始編號「呂

- 
- 1 蔡玫芬，〈皇帝的玩具箱〉，《故宮文物月刊》，13 期（1984.4），頁 4-7；張麗端，〈收藏趣味·遊戲空間——關於多寶格〉，《故宮文物月刊》，263 期（2005.2），頁 26-39。
  - 2 關於北溝帳冊，是「兩院文物運臺後，安頓於臺中霧峰北溝期間，民國四十年（1951）6 月成立兩院存臺文物清點委員會，延聘學者、專家為委員，進行重編箱號、抽查箱內文物，工作一直到民國四十三年（1954）結束。這次清點也編製了一套「點查清冊」，成為存臺兩院文物的原始清冊。」可參看國立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www.npm.gov.tw/Article.aspx?sNo=03001525>（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7 日）；以及蔡玫芬，〈北溝的故宮〉，《故宮文物月刊》，283 期（2006.10），頁 110-107。宋兆霖，〈從北溝到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在臺恢復建制的經過〉，《故宮文物月刊》，396 期（2016.3），頁 20-32。
  - 3 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故宮文物月刊》，294 期（2007.9），頁 4-15。

一八〇四」項下之 36 件文物，這 36 件文物各自獨立且體積較大，並未用箱盒盛裝。「呂一八〇四」的編號形式是根據民國初年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以下簡稱《點查報告》）而來，以「中文號碼表明每一件物品之號數，亞拉伯文號碼表明每一號物品內，所包含之分號號數」，<sup>4</sup>即千字文配合中文數字再加上阿拉伯數字作為編號依據，根據此報告，可查出這些東西原本貯放在養心殿華滋堂、燕喜堂中，且於《點查報告》中「呂一八〇四」是所謂「多寶格」，也就是說，同一編號項目下之 36 件文物是放於所謂「多寶格」上。

根據筆者研究，在乾隆時期宮殿中有所謂的「博古格」這種連牆大格，可復原上頭陳設的是「呂一八〇四」、「呂一七九〇」、「呂一八四六」、「呂一八四七」項下的東西。<sup>5</sup>而《點查報告》中，未區別各種大格的名稱，故這種開架式陳列者無論大小，多被稱為「多寶格」，如「呂二〇三八」就被稱為〈建漆多寶格〉（圖 1），「呂二〇四八」則稱為〈金漆多寶格〉（圖 2）。

至於那些以箱匣盒盛裝古玩者，《點查報告》並未用「多寶格」來稱，而是以外盒型態來命名，如「呂一九六四」叫「金漆盒」（圖 3）、「呂一九七一」稱「嵌螺鈿細小木箱」（圖 4）、「呂一九八二」為「金漆套盒」（圖 5）、「呂二〇二六」是「硬木雕花盒」（圖 6）等，北溝帳冊則將之分類在《多寶格》冊中。其他如「集瓊藻」，在《點查報告》中被稱作「嵌牙硬木匣」（圖 7），上述皆以外箱型態命名。其他有稱為「多寶」者，如「呂二〇六二」為「硬木多寶箱」（圖 8），在《活計檔》紀錄是「瑾瑜匣」；此外，「金一一六五」與「金一一六六」（圖 9）兩張可拆卸式的木桌，在《點查報告》中被稱為「多寶匣」，而這兩張桌子在《活計檔》中被稱為「出外百什件」，<sup>6</sup>與多寶格無關。

可見此類箱匣盒盛裝古玩者，在《點查報告》時並未被稱為「多寶格」，而是出現在北溝帳冊中以《多寶格》作為統稱後才開始指稱。在 1984 年出版的《故宮文物月刊》第 12 期，對於故宮所收「多寶格」有下列定義：

多寶格是收藏此類珍玩的一種小櫥櫃，其來源應是大形骨董櫃之縮小，骨董櫃是專門為陳列大件骨董所設，而小件珍玩陳列於大型櫃中，並不適

4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2004）。

5 侯怡利，〈從博古格看乾隆皇帝的文物包裝〉，收入余佩瑾主編，《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 230-253。

6 參見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頁 4-15。

合，且為玩賞方便起見，因而製作各式各類小櫥櫃，用以放置小件骨董，而這種存儲珍玩的小櫥櫃，即稱之為多寶格。

由上述可知，故宮是將放置小件骨董的小櫥櫃稱為多寶格，也進一步說明：

專為盛放各類小件珍玩所設計的精巧盒、匣、箱、櫃，是一種妥善利用空間的工藝作品，利用最有限的空間，存放最多的物品。<sup>7</sup>

將此種盒匣盛裝古玩者稱為「多寶格」，而這名詞似乎滿足能在有限空間中看到多種文物的想像，因此被沿用至今。

## （二）清宮的「多寶格」

雖然國立故宮博物院將這些匣盒裝盛古玩者稱為「多寶格」。但事實上，從檔案中可發現，「多寶格」是清宮中大大小小各種「格」的其中之一，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界定並不一樣。以下加以說明。

### 1. 多寶格屬單面陳設

《活計檔》乾隆三年（1738）正月初五日〈匣作〉中乾隆皇帝傳旨：「內庭現陳設〈寶貝格〉按格空處，俱各配做楠木匣一件，外安玻璃先做樣呈覽，準時再做，欽此。」後來做得「楠木前面安玻璃」，將「〈寶貝格〉內古玩按空格，俱配做得楠木安玻璃面糊藍綾裡匣，共計二百四十九個」。<sup>8</sup>從文字可知這個〈寶貝格〉應該有一定體積，共收有 249 件東西，根據其空格，都配上「楠木安玻璃面糊藍綾裡匣」，如現存〈清乾隆玉獸面紋鉞〉所存放的盒子（圖 10），單面安玻璃，方便陳設。

同年八月初九日又傳旨：「〈多寶格〉古玩照〈寶貝（格）〉古玩一樣做匣盛裝安玻璃蓋」，後於乾隆四年（1739）「將〈多寶格〉古玩匣照〈博古格〉古玩匣一樣，改做得持進」，<sup>9</sup>由上引檔案可知「多寶格」與「寶貝格」、「博古格」是屬於同一種陳設，都需將古玩盛裝在「楠木前面安玻璃匣」中，是屬於單面陳設。

### 2. 多寶格原存於乾清宮東暖閣

至於這些格的所在位置，在檔案中可以看到雍正時期九洲清宴中有〈寶貝

7 故宮文物月刊，〈珍玩多寶格〉，《故宮文物月刊》，12 期（1984.1），頁 1。

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正月初五日〈匣作〉，頁 296。

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八月初九日〈匣作〉，頁 330。

格〉，<sup>10</sup> 乾隆時期則是記載陳設在養心殿東暖閣。<sup>11</sup> 按雍正時期記載圓明園內有〈博古格〉，<sup>12</sup> 乾隆時則記載〈博古格〉在養心殿內。<sup>13</sup> 然在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記載，「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燒成青綠漢玉圖章一方持進，交太監毛團胡世傑呈覽，奉旨著入乾清宮東暖閣〈多寶格〉內」，可進一步知道〈多寶格〉的位置是在乾清宮東暖閣內，<sup>14</sup> 不過乾清宮東暖閣在嘉慶二年（1797）不幸慘遭祝融，後經整修原貌已非，<sup>15</sup> 而無論是〈多寶格〉、〈寶貝格〉、〈博古格〉在檔案中都是特定指稱，也就是專屬某個宮殿的配置，並非通稱，跟現在所謂以「多寶格」稱呼「百什件」意義並不相同。

由於是開架的陳設，〈多寶格〉當然要挑好挑精。事實上，雍正時期就紀錄著「〈寶貝格〉內器皿係緊要之物」；<sup>16</sup> 又如乾隆三年正月，就下令將「上等古銅圖章六十八方入〈多寶格〉，選一匣盛裝，次等二十方選小匣盛裝，入在〈萬寶箱〉中」；<sup>17</sup> 其中〈萬寶箱〉是屬於百什件，並非〈多寶格〉，而古玩上等入〈多寶格〉，次等入百什件，也確實呈現〈多寶格〉裡擺的東西等級較好。又於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交出一批明代瓷器，結果僅「嘉窑穿枝蓮江牙海水磁托碟一件，宣窑青花白地磁罐一件，認看入〈多寶格〉」；又同年十月有將〈瑾瑜匣〉百什件內「白磁戟耳爐持出認看，若好入在〈多寶格〉內」，「如若平常仍裝入其原空處」，可見質量好的入多寶格，較平常的則還是裝在百什件裡頭。檔案中還有許多被認看為頭等的各類古玩入多寶格的記載，<sup>18</sup> 顯然多寶格要的東西是經過精挑細選。又如乾隆十三年（1748）六月二十九日看到「〈多寶格〉內古玩座子有糙的，俱著擦抹收拾呈覽」，<sup>19</sup> 不僅是上頭擺的古玩要精好，甚至連搭配的座子都有要求，說明這種格內的東西，都屬於比較珍貴之古玩。

1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6，雍正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匣作〉，頁 672。

1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四月初八日〈裱作〉，頁 180。

1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匣作〉，頁 507。

1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9，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如意館〉，頁 520。

1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9，乾隆四年二月十七日〈玉作〉，頁 98。

15 李燮平，〈清代乾清宮沿革概要〉，《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六輯上）》，頁 193-199。關於乾清宮東暖閣陳設可參考朱家潛，〈清代宮廷陳設〉，《藝術品》，2014 年 9 期，頁 22-27。

1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匣作〉，頁 131。

1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正月初四日〈匣作〉，頁 285。

1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十二日、十七日及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匣作〉，頁 330、335、336、338、339。從檔案中可以看到此時乾隆皇帝也正替多寶格挑選適合的東西陳設。

1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6，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匣作〉，頁 328。

〈多寶格〉該是什麼樣？或許檔案中可以得到線索，在乾隆十一年（1746）正月初四日收有古玩一批，其中包括「汝窯鑲銅口貓食盆一件」，於是下令「照多寶格樣款，按此古玩大小，配合集錦空做紫檀木格一件……後面安背板，其古玩俱配做一面玻璃楠木匣，先做樣呈覽，准時再做。」<sup>20</sup> 其中「汝窯鑲銅口貓食盆一件」，極有可能是院藏鑲有銅口的〈北宋汝窯青瓷水仙盆〉（圖 11），其徑有 23 公分，而此處按多寶格樣式做一件紫檀木格，其中要放下這十多件古玩，想必有一定體積。此外，每件古玩都配做一面玻璃楠木匣，這也是屬於多寶格樣式。<sup>21</sup> 另也記載「多寶格」帶人進內修改隔斷，<sup>22</sup> 可見得體積必然相當可觀、無法拆卸，才需要帶人進入。

由於原存放〈多寶格〉的乾清宮東暖閣有所改變，故必須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舊藏中，來尋找復原當時記載的「格」之特色。在《點查報告》原始編號呂一八〇四之文物，其項下自呂一八〇四之 1 開始至呂一八〇四之 88，包括瓷、玉、銅等各類材質共有 88 組件，按《點查報告》可知此批文物原存放於養心殿之華滋堂或燕喜堂。<sup>23</sup> 而編號呂一八〇四在《點查報告》被稱為「多寶格」，換言之，這 88 件文物就是放置在這個「格」中，而其中呂一八〇四之 47 是舉世知名的〈北宋汝窯青瓷水無紋水仙盆〉（圖 12），其寬度達 23 公分，另一件呂一八〇四之 30 〈明宣德寶石紅釉僧帽壺〉（圖 13）高有近 20 公分，其他文物雖然大小不一，卻都有相當的體積。此格能放置這 88 件文物，可想見體積必定相當龐大。

而這個大「格」上存放有乾隆時期的浮水石（圖 14），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匣裱作〉曾交出「金小長方盒一件，內盛浮水石二塊隨一面玻璃匣，博古格內」，要「配雕紫檀木匣一件，內做棉納絨屨」，<sup>24</sup> 與現存金盒外配有雕龍紫檀匣之特徵一樣，且盒上所刻御製詩也是寫於乾隆二十三年，而這組文物在檔案紀錄中可看到是存放在〈博古格〉中，因此可知呂一八〇四應即是乾隆時期的〈博古格〉。此外，從嘉慶七年（1802）的《陳設檔》可以看到上面的陳設，對照院

2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木作〉，頁 473。

21 如「養心殿前殿東暖閣班竹格子二座，著按多寶格做法，換紫檀木格，匣上安玻璃」，參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七日〈木作〉，頁 474。又有「養心殿後殿東暖閣隨牆格子二座」同樣「按多寶格做法改做，匣上安玻璃」，參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七日〈木作〉，頁 478。

2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3，乾隆十年五月初一日〈木作〉，頁 281。

23 清室善後委員會，〈華滋堂燕喜堂〉，收入《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六輯，頁 354-357。

2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3，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匣裱作〉，頁 669。

藏，除了呂一八〇四外，還有呂一七九〇、呂一八四六、呂一八四七這些項下的東西，原來都陳設在所謂「博古格」中。<sup>25</sup>而〈雍正十二美人圖 鑑古〉（圖 15）圖中恰巧有水仙盆及僧帽壺，<sup>26</sup>提供了這種大格如「博古格」或「多寶格」規模及尺寸的具體圖像，正可與北京故宮宮殿建築內仍可看到的「格」（圖 16）對比，證明了「格」是屬陳列古玩的展示格架。

### 3. 清宮中其他種類的「格」

「格」的製作在雍正時的活計檔就已經清楚記錄，雍正元年（1723）四月二十日「畫得陳設玩器書格樣二件，怡親王呈覽奉旨照樣做楠木書格，每樣一對，俱高四尺，面寬二尺五寸，入深一尺五寸，兩傍下邊俱安板子，欽此」<sup>27</sup>，可見是借用傳統書格來陳設古玩等器物。<sup>28</sup>如圓明園蓮花館一號房的書格，在檔案中看到，上面放的是各種磬、玦、璧等（圖 17）或其他連鎖、提梁一類的古玩，皆配架後陳設。<sup>29</sup>

還有「寶座格」，除了檔案記載，事實上在英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及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分別收有雍正六年（1728）及七年（1729）的〈古玩圖〉，余佩瑾曾提出此畫卷為皇家收藏記錄，<sup>30</sup>然而更進一步來看，這兩張畫卷應該就是所謂陳列清單，<sup>31</sup>其中雍正六年〈古玩圖〉上的寶座，與現存北京故宮的寶座格（圖 18）相似，<sup>32</sup>上面可擺放許多古玩，而畫卷中所繪古玩即格中所陳列之物；同樣在雍正七年〈古玩圖〉可看到各

25 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確實看到「多寶格」，但仍屬於開放格架式者。參考侯怡利，〈從博古格看乾隆皇帝的文物包裝〉，頁 230-253。

26 參見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 120-129。彭盈真，〈無名畫中的有名物——略談〈深柳讀書堂美人圖〉的珍玩〉，《故宮文物月刊》，278 期（2006.5），頁 80-95。

2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雍正元年四月二十日〈木作〉，頁 35。

28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釐清書格之使用。

2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雍正六年〈襪活作〉，頁 350、351、354、356、357。

30 余佩瑾曾於〈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2 卷 2 期（2004 年冬季），頁 133-166，提及此為皇家收藏紀錄。又余佩瑾，〈琿瑯流光冊的繪製及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404 期（2016.11），頁 46-60，其中後文有引用上引活計檔，並指出雍正六年古玩圖上所出現的三件古玩與活計檔的關係。

31 本文認為收藏在大英博物館的古玩圖，是所謂寶座格的陳設清單，從北京故宮收藏寶座格實物應可證明。

32 參考北京故宮博物院所收〈紫檀雕龍彩繪五屏風式大多寶格〉。圖版見北京世紀宣和中式古典家具技術研究院信息中心，〈紫檀雕龍彩繪五屏風式大多寶格〉，《太和木作》<http://www.taihemz.com/RwCultureShow.aspx?CuInId=1529>（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7 日）。

種「格」(圖 19)，同時也繪出上頭所陳列之古玩。因此在乾隆二年(1737)，皇帝才會有此要求：「照手卷上貼長黃簽古玩取來」，可見〈古玩圖〉是屬於文物陳列清單，乾隆皇帝可請人根據所貼黃簽去拿取。<sup>33</sup>

而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匣作〉曾記載「要裝格子剩下之古玩呈覽」，皇帝看完後要求「將此古玩內有小些的配裝出外桌子、牛油石櫃子並鐘桌子用，其餘古玩仍要配裝格子」，<sup>34</sup>顯然格子所陳設古玩，根據體積大小而擺放位置不同，但體積較大者，主要還是配裝在開架格子上。

也有體積較小的「格」。在乾隆十年(1745)三月十四日〈匣作〉有「交鑲象牙牙子紫檀木格子一件，傳旨，再裝百什件時將此格子內配裝古玩，裝入百什件內。」<sup>35</sup>顯然這樣的木格子是可以納入百什件中，如同呂二〇六八漆箱中(圖 20)所存放的〈清雕紫檀多寶格方匣〉(圖 21)，與呂二〇六八相同的呂二〇六九漆箱中裝百什件，其中也放入木格子(圖 22)。又，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初六日交出「紫檀木鑲竹絲轉盤格子一座」，內盛玉仙人等二十三件玉器；經比對內裝玉器名稱，即是院藏〈清竹絲纏枝番蓮圓盒多寶格〉(圖 23)，<sup>36</sup>打開陳設時所有玉器陳列於上，可供賞玩，是清宮中「格」的最佳例證。

可見得在清宮中有許多大小不同的「格」，大如整面牆者，小者可放置於桌上賞玩，其共通特性便是屬於開架單面陳設，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先前定義屬於盛放小型古玩的箱櫃盒等，並不相同。

### (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盒裝盛古玩者是清宮中的「百什件」

而院藏這些箱匣盒盛裝古玩，應該叫做百什件。關於百什件，從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匣作〉記載，雍正皇帝傳旨：

將養心殿原陳設的百事件持來朕看，欽此。本日查得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二十五日首領太監徐智交來養心殿原陳設百事件一分(份)，隨細

3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7，乾隆元年正月初九日〈如意館〉，頁 767。乾隆元年(1736)正月初九日，將畫古玩手卷呈覽，乾隆皇帝要求「照手卷上貼長黃簽古玩取來」，於是派人去圓明園，將雍正三、四、五、六、七年及未記年份的古玩圖中古玩，共二十六件送入宮中，可見得這些古玩圖是屬於文物陳列清單，才能依皇帝所需對應宮中所藏而取出古玩。

3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匣作〉，頁 656。

3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3，乾隆十年三月十四日〈匣作〉，頁 618。

3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0，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匣作〉，頁 202-204。參考侯怡利，〈從乾隆朝製作之〈紫檀木鑲竹絲轉盤格子〉談起〉，《故宮文物月刊》，411 期(2017.6)，頁 102-115。

目摺一件，於正月三十日怡親王呈進，又查得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初八日奉旨交造辦處收著的錦匣盛百事件共一分（份），共計二百八十八件，於正月三十日怡親王呈進。<sup>37</sup>

上述可知，這個在養心殿陳設的百事件，以錦匣盛裝兩百多件文物。且在康熙年間已有百事件。而文中以將之「持來」觀看的文意，推測體積應該不大，又有「細目摺」，應屬於文物清單，在乾隆時期稱為「名色摺子」，是所謂百什件內的文物清單。

上段記載清楚寫著「錦匣盛百事件」，型態正如同院藏眾多箱匣盒盛裝古玩者。再看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檔案中有「理藩院主事永國，送來洋漆匣百事件一分（份），共計一百四十四件」，<sup>38</sup>看到「百事件」，是由洋漆匣作外箱，內盛各種古玩。其他如雍正七年閏七月〈匣作〉的檔案可以看到，有洋漆箱、填漆箱及雕漆箱3箱共346件，其內容有各式古玩，古今中外包羅萬象之物，其中有缺的，就按「有先前交出去著配箱的百事件物件內挑選，將此內空處補足收拾好送進。」<sup>39</sup>挑選原則是可裝入箱匣內的大小。綜上所述，百什件是由一外箱（可能是洋漆箱、填漆箱及雕漆箱等箱）裝入各式古玩者，與院藏所見相符。而《活計檔》中所見名稱，雍正時期稱「百事件」，乾隆朝除「百什件」外，也有「百拾件」或「百式件」，有眾多、龐雜之意，而本文從前人之研究，以「百什件」稱之。<sup>40</sup>

清宮多用各種漆箱來裝配百什件，或許可從明人文集中瞭解，如〈備具匣〉以漆匣為主，〈文具〉則用「以豆瓣楠瘦木及赤水櫛為雅，他如紫檀花梨等木皆俗」，<sup>41</sup>雖然有俗雅之別，然清宮仍有許多百什件外箱是選用紫檀、花梨木來製作。同時也有許多蒔繪漆盒也被拿來作外箱，這應是源自明文震亨（1586-1645）《長物志》〈廂（箱）〉條中記：

37 嵇若昕於〈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文章中提到，關於雍正元年正月〈匣作〉出現之檔案，《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匣作〉，頁189。參看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頁4-15。此處匿名審查人認為係誤讀檔案，「錦匣盛百事件」或「洋漆匣百事件」甚至後來檔案可見以洋漆箱、填漆箱及雕漆箱盛裝古物，三箱共三百四十六件，應可解釋為箱匣內盛裝各式古物，事實上也等於將「百事件」古玩一批裝入。

3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雜活作〉，頁127。

3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雍正七年閏七月初六日〈匣作〉，頁141-151。

40 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頁4-15。

41 （明）文震亨，《長物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872，卷7，〈文具〉，頁22。

倭廂黑漆嵌金銀片，大者盈尺，其鉸釘鎖鑰，俱奇巧絕倫，以置古玉重器或晉唐小卷最宜；又有一種差大，式亦古雅，作方勝、纏絡等花者，其輕如紙，亦可置捲軸、香藥、雜玩，齋中宜多畜以備用。<sup>42</sup>

此處所說「倭廂」，就是日本的蒔繪漆盒，被認為適合用來存放古玩。可以看到檔案中記載，雍正、乾隆時就多以漆盒為文物包裝之外箱，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二十五日〈匣作〉：「交黑洋漆描金罩蓋箱一件、金漆罩蓋匣一件、紫檀木鑲嵌箱一件隨鎖鑰，傳旨俱裝配百什件」，<sup>43</sup>同日更下令「著照辦處查收所有收貯可裝百什件的箱呈覽」結果得到「前庫收貯洋漆箱一對」以及「活計庫收貯洋漆箱三件」，這些洋漆箱都屬於日本或受日本影響的漆箱，<sup>44</sup>同時在現存百什件中，有許多用蒔繪漆盒作為外箱者，這或許與明代以來的風尚有關。

至於「百什件」，也可用來稱呼這些裝配百什件的古玩。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匣作〉記有「郎中海望奉旨，養心殿後殿明間屋內桌上陳設玉器古玩俱係平常之物，爾持出配做百事件，用做漆箱盛裝，欽此。」<sup>45</sup>除提及以漆箱為外盒來裝配百事件外。這些可用來配做百什件之各色古玩共計有 643 件，並歸為平常之物，或許雍正時期百什件中所需古玩的等級不高。且在雍正十三年（1735）七月二十日，可看到「司庫常保首領太監薩木哈來說，宮殿監副李英交百什件古玩一千二十三件，傳旨著認看編等收拾，欽此」<sup>46</sup>分成古董、初等、頭等、二等、三等、四等幾種等級，可知百什件是指這些裝配百什件古玩的統稱。

有時「百什件」也指一種裝配形式。如乾隆十三年（1748）六月二十四日傳旨「抽屜二件裝配百什件」，<sup>47</sup>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十四日下令將「九洲清晏格子上抽屜要裝百什件，按凝輝堂桌子上抽屜一樣配做」，<sup>48</sup>或如同年八月十六日要求「養心殿後殿有閣子一對，著裝百什件，用好些東西配屜盛裝」，<sup>49</sup>這裡是指格子或桌子的抽屜，需要用百什件盛裝。

42 (明)文震亨，《長物志》，卷6，〈廂（箱）〉，頁7。

4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0，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匣作〉，頁133。

44 陳慧霞，〈雍正朝的洋漆與仿洋漆〉，《故宮學術季刊》，28卷1期，2010年秋季，頁141-195。

4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匣作〉，頁315。

4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6，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匣作〉，頁718。

4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6，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廣木作〉，頁123。

4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7，乾隆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廣木作〉，頁523。

4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7，乾隆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廣木作〉，頁532。

此外，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到三十三（1768）年見到專以「百什件」群聚而成的檔案。<sup>50</sup> 從檔案看來，原來〈匣作〉的工作，後拆成〈百什件〉及〈匣裱作〉，經過細究檔案內容，〈百什件〉檔案看來就是收集、製做與裝配百什件。但〈匣裱作〉概括來說，有為收藏在乾清宮內各種器物製作配匣與錦袱、替器物搭配蓋、座架或盒，還有書畫類的裝裱；但同時也可見到百什件的裝配，<sup>51</sup> 事實上，兩者功能區分並不明顯，因此在後來，又再將製作百什件併入於〈匣裱作〉。

順帶一提，在檔案中也見到「文具」裝配，如乾隆二年八月初一就曾下令複製文具匣，而文具匣也被以「文具百什件匣」稱呼，<sup>52</sup> 故在後來檔案看到有稱文具裝匣者，也可視為百什件。然稱為文具者，必須包含有文具在內，而百什件則不然，不過裝配的理念倒是相同。

綜上可知，清宮中的百什件就是以箱盒匣內裝古玩的形式，且跟著這樣的概念，因而衍生多重意義。首先，百什件可以用來稱呼那些裝配百什件之古玩；同時，也是一種裝配方式，無論是被裝配在抽屜、箱、盒或匣中。此外，也因為裝配百什件的需求，成立「百什件」作坊。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的這些精巧箱盒，裡頭盛裝各種不同材質之古玩，即清宮「百什件」。

#### （四）過去研究中的「多寶格」與「百什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貯這些文物時，是依《點查報告》而來；換言之，收貯時可對照原始編號，因此這些「百什件」皆是以箱、盒為單位收貯，使得「百什件」未被拆散，故能呈現完整的樣貌，成為舉世獨特的收藏。不過，值得注意，在過去研究中受限於如《活計檔》資料並未公布，如今資料公布，才得以進一步比對。<sup>53</sup>

過去研究中將「百什件」被稱為「多寶格」，如張臨生〈吉范流輝〉中討論所謂「銅器多寶格」時，探究「多寶格」之起源，認為是源自明高濂（1573-1620）《遵生八牋》〈備具匣〉或明代文震亨《長物志》〈文具〉的形態，<sup>54</sup> 但實際上所指應該就是「百什件」。同樣在鄭家瑾〈乾隆長方多寶閣〉文中指出明高濂《遵生八牋》中〈圖書匣〉、文震亨《長物志》〈倭箱〉與〈文具〉為其起源，但以「多寶

50 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頁 4-15。

51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意見，然是否只有匯集檔案？或有作坊的成立？仍需進一步查證。

5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7，乾隆元年八月〈匣作〉，頁 805。

53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說明。

54 張臨生，〈吉范流輝〉，《故宮文物月刊》，30 期（1985.9），頁 4-12。

閣」及「多寶格」區分其大小，文中並未提及所謂「百什件」。<sup>55</sup> 蔡玫芬曾在〈文房清玩——文人生活中的工藝品〉一文與《文房聚英》中〈清百寶嵌文具盒〉中都以「多寶格」來說明箱匣類盛裝文房與古玩者。<sup>56</sup> 此外，從實際玩賞、尋寶的空間樂趣討論，則有蔡玫芬〈皇帝的玩具箱〉與張麗端〈收藏趣味·遊戲空間——關於多寶格〉。<sup>57</sup>

到了近十年，嵇若昕在〈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sup>58</sup> 一文中，根據《活計檔》，才開始針對故宮博物院所收的「百什件」提出基本定調。也試著將「百什件」與「多寶格」做區隔，同時也提及「多寶格」可能曾收貯在乾清宮東暖閣中，或定義為「大型百什件」；最後以〈集瓊藻〉和〈瑾瑜匣〉兩件百什件中實物舉例，瞭解乾隆皇帝是如何投注心力收集、整理百什件。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sup>59</sup> 提出名為〈多寶格〉與〈百什件〉的差別，或許在於〈多寶格〉所收多為古代文物，而〈百什件〉則較具有彈性；最後從乾隆皇帝藉由裝配〈集瓊藻〉來標示其乾隆品牌及時代意義，從百什件對乾隆皇帝品味進行再研究。至於張兆平〈書格、亮格櫃與博古格——清宮書籍櫃格及工藝〉一文，仍將多寶格，博古格看作是通稱。<sup>60</sup> 嵇若昕與余佩瑾的研究皆曾定義「多寶格」與「百什件」，但始終未將兩者分開，本文在其基礎上，嘗試用更多檔案與實物資料證明「多寶格」與「百什件」是屬於兩種不同定義下的文物陳列方式。

余慧君的論文，雖以乾隆皇帝的銅器收藏為探討主軸，其中第二章關於銅器在清宮中的裝飾討論，探討了百什件與格的不同，提出百什件多屬於櫃、箱、匣類，其中放置古玩用意是要讓觀者尋找；格則是屬於開放式陳列，可以一目了然，這與筆者觀察相同。<sup>61</sup> 而劉岳〈皇帝的小玩意——清宮中的百什件〉，則根據嵇若

55 鄭家璣，〈乾隆長方多寶閣〉，《故宮文物月刊》，35期（1986.2），頁4-12。

56 蔡玫芬，〈文房清玩——文人生活中的工藝品〉，《美感與造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頁594-664。蔡玫芬，〈清百寶嵌文具盒〉，《文房聚英》（京都：同朋舍，1992），頁165。

57 蔡玫芬，〈皇帝的玩具箱〉，頁4-7；張麗端，〈收藏趣味·遊戲空間——關於多寶格〉，頁26-39。

58 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頁4-15。

59 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故宮文物月刊》，294期（2007.9），頁16-27。

60 張兆平，〈書格、亮格櫃與博古格——清宮書籍櫃格及工藝〉，《故宮文物月刊》，383期（2015.2），頁58-66。

61 Hui-chun Yu,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85-111.

昕之研究，更著重北京故宮現存百什件材料之發表。<sup>62</sup>此外，筆者〈從乾隆朝製作之〈紫檀木鑲竹絲轉盤格子〉談起〉及〈從博古格看乾隆皇帝的文物包裝〉兩篇文章，則說明格是屬於單面開架陳列，與過去故宮所稱「多寶格」明顯不同。這些文章都各自表述對於「百什件」與「多寶格」的看法，並開始有所區分。另外，對於百什件的組成提出新思考的有賴毓芝〈從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收藏的一些思考〉與施靜菲〈也是舶來品：清宮中的花式鑄床〉，認為西洋的好奇箱似乎也與百什件的起源有關，提出了新觀點。<sup>63</sup>

這些歷年來的研究，涉及探源、定調到收藏意圖，分別介紹清宮中所製作的〈百什件〉，從嵇若昕試圖透過《北溝帳冊》勾繪出這些小型箱匣盒的百什件，為何被稱為「多寶格」？到余慧君嘗試直接定義格與百什件之不同。而筆者以這些過去研究為基礎，用更多檔案資料與實物比對，得以進一步釐清「百什件」與「多寶格」的差別。也因此發現，乾隆八年皇帝所重新裝配之 9 份百什件，除了能夠幫助我們從內而外瞭解這 9 份百什件的製作之外，也有助理解與此同時製作的其他百什件，藉此案例，期望能更清楚知道乾隆時期百什件的樣式，且如何影響到後來乾隆時期所製做各種箱匣類文物。

## 二、乾隆八年 9 份百什件的重裝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匣作〉記載：

交〈天球合璧〉、〈琅玕聚〉、〈天府球琳〉、〈集瓊藻〉、〈琬琰集〉、〈清玩閣〉、〈瑾瑜匣〉、〈瓊瑤藪〉、〈萬寶箱〉等百什件九份聚盛古玩。傳旨，著將此古玩通歸一事，俱各按名色挑選配合如意盛裝，按明裝暗裝之次序分勻，再有應配座架者配座架，其屨子換作木胎。<sup>64</sup>

這是乾隆皇帝要求 9 份百什件重新改裝的命令。換言之，這 9 份百什件在乾隆八年前就已經完成。而這 9 份百什件也是檔案中所見乾隆初年較早裝配的百什件。此條紀錄之所以重要，是由於其中〈天球合璧〉、〈琅玕聚〉、〈天府球琳〉、〈集瓊藻〉、

62 劉岳，〈皇帝的小玩意——清宮中的「百什件」〉，《紫禁城》，2014 年 2 期，頁 120-131。

63 百什件中的多元組成相關討論，參見賴毓芝，〈從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收藏的一些思考〉，《故宮文物月刊》，276 期（2006.3），頁 106-119；施靜菲，〈也是舶來品：清宮中的花式鑄床〉，《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2 期（2012.3），頁 171-238。

6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1，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匣作〉，頁 650。

〈瑾瑜匣〉5份百什件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且根據檔案，這是關於現存百什件中可以定年最早的一條紀錄，在此之前所有整理過的百什件，都因此被重新裝配。換言之，今日看到的這5份百什件是重裝過後的，而這條紀錄正提供了解百什件製作年代的重要依據。

### （一）乾隆八年以前的百什件

今日看到的百什件，是乾隆八年重裝後的樣貌，故必須從檔案來理解重裝前乾隆皇帝對於百什件之整理，期望有更清楚的輪廓。從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匣作〉就有記錄，如交出「鑲白檀邊糊錦心百什件箱，內盛古玩等一百三十一件」，乾隆皇帝要求添配須彌座，再將「箱內原盛古玩空處添補古玩，屨裡亦見新收什」。之後，於乾隆二年完成添配整理時，稱此箱為〈琬琰集〉百什件，<sup>65</sup>這應該是對至少在雍正時期就已集成的百什件進行整理。

此後在乾隆二年至四年的《活計檔》檔案中，可以陸續看到對〈萬寶箱〉、<sup>66</sup>〈琅玕聚〉、<sup>67</sup>〈瑾瑜匣〉、<sup>68</sup>〈瓊瑤藪〉、<sup>69</sup>〈清玩閣〉、<sup>70</sup>〈天府球琳〉、<sup>71</sup>〈天球合璧〉<sup>72</sup>等百什件進行整理，乾隆五年（1740）始見到〈集瓊藻〉出現，<sup>73</sup>這批百什件組成時間，有可能是雍正時期甚至更早，但也有可能是乾隆初期所裝配。

乾隆皇帝將早期裝配的百什件都取了名字，是其獨特的地方。因此，這些百什件裝配完成後，都被乾隆皇帝要求寫所謂「古玩名色摺子」，即類似裝箱清冊，同時標記每樣東西的位置，一併放入百什件中，從現存〈瑾瑜匣〉的摺子（圖28）來看，在乾隆三年九月時，就下令針對已裝配完成的〈瑾瑜匣〉寫磁青紙摺子，<sup>74</sup>以便清楚記載每一層放置了甚麼東西。透過檔案可知，乾隆初年陸續整理這些有名字的百什件共有9份，分別是：〈天球合璧〉、〈琅玕聚〉、〈天府球琳〉、〈集瓊藻〉、〈琬琰集〉、〈清玩閣〉、〈瑾瑜匣〉、〈瓊瑤藪〉、〈萬寶箱〉。對照百什件的名字可知，

6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7，乾隆元年七月二十日〈匣作〉，頁235。

6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8，乾隆二年十月初五日〈漆作〉，頁128。

6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8，乾隆三年三月初九日〈匣作〉，頁301。

6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8，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匣作〉，頁303。

6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8，乾隆三年四月初一日〈裱作〉，頁178-179。

7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8，乾隆三年四月初七日〈匣作〉，頁305。

7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8，乾隆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匣作〉，頁325。

7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8，乾隆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匣作〉，頁647。

7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9，乾隆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匣作〉，頁435。

7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8，乾隆三年九月三十日〈匣作〉，頁341。

院藏有〈天球合璧〉、〈琅玕聚〉、〈天府球琳〉、〈集瓊藻〉、〈瑾瑜匣〉等 5 份百什件。

根據《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嘉慶年間的檔案可知，院藏 5 份百什件，原本都被放在養心殿。<sup>75</sup> 其餘分散各宮殿中，如〈琬琰集〉在重華宮，<sup>76</sup> 〈萬寶箱〉在翠雲館，<sup>77</sup> 〈清玩閣〉在靜怡軒，<sup>78</sup> 〈瓊瑤藪〉在敬勝齋。<sup>79</sup> 其中〈琬琰集〉記載是以〈琬琰集〉箱稱之，而〈萬寶箱〉據載是洋漆櫃一件，根據《陳設檔》紀錄共有「天地三陽泰，乾坤萬國春」10 個抽屜；〈清玩閣〉則是洋漆櫃一對，以十二地支命名其屜；〈瓊瑤藪〉也是一件洋漆櫃，共有以天干命名的 10 個屜，根據檔案看其清單內容都數量相當。而〈琬琰集〉、〈萬寶箱〉、〈清玩閣〉、〈瓊瑤藪〉4 份百什件根據記載的特徵，並未在本院所藏中發現，或許待日後北京故宮能有所發現。不過院藏這 5 份百什件，保有清宮原始狀態，是十分獨特的存在，且與其他百什件皆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特有的收藏。因此透過檔案與院藏 5 份百什件實物等對照，可了解這些百什件在乾隆時期重裝的樣貌。

## （二）百什件重裝的直接原因

檔案中可以清楚看到，這些百什件原本屜匣都用合牌紙胎，事實上，「合牌」這種紙做胎體已行之有年。<sup>80</sup> 然而自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開始，就發現蟲蛀現象，如「〈清玩閣〉百什件匣內有蟲蛀處俱各收拾」，是〈清玩閣〉第 4 屜，<sup>81</sup> 接著在乾隆五年（1740）〈清玩閣〉第 6 屜也有蟲蛀，於是下令收拾找補；<sup>82</sup> 而〈瓊瑤藪〉也出現蟲蛀，因此傳旨「有蟲蛀處換木胎，有齊全者不必動」。<sup>83</sup> 到了隔年傳旨要求「〈瓊瑤藪〉百拾件內有蟲蛀處，陸續持出換楠木屜糊錦，俟後如有再做百拾件用楠木糊錦」。<sup>84</sup> 顯然蟲蛀越來越嚴重，因此開始換木胎。

75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1，〈內庭西路·養心殿區〉，頁 9、19、353、464。冊 12，〈內庭西路·養心殿區〉，頁 329。

76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5，〈內庭西路·重華宮區〉，頁 183。

77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5，〈內庭西路·重華宮區〉，頁 575。

78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33，〈內庭外西路·建福宮區〉，頁 211。

79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36，〈內庭外西路·建福宮區〉，頁 625。

80 關於合牌胎，參看沈建東，〈〈西清續鑑鏡匣〉製作工藝〉，《故宮文物月刊》，352 期（2012.7）頁 44-54。

8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匣作〉，頁 636。

8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9，乾隆五年七月二十日〈匣作〉，頁 435。

8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9，乾隆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匣作〉，頁 437。

8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二月十一日〈匣作〉，頁 79。

接著又下令：「匣子匠做的合牌匣子不能堅久，俱已蟲蛀，令爾等學做木胎糊錦匣子。」且同時傳旨：

如有應用合牌做匣者，仍用合牌做匣，其現做百拾件屨亦用合牌做，俟後百什件有蟲蛀者另換木胎。再爾等想不能生蟲之法，將結實合牌單做些，以備做百什件屨用。<sup>85</sup>

在此時〈萬寶箱〉也因蟲蛀，交出換木胎。<sup>86</sup> 蟲害現象越演越烈，要如何讓合牌胎變結實，是此時的要務。

從上述可知，蟲蛀確實是清宮面臨的重要問題，正是這些百什件會被要求重裝的直接原因。在合牌胎不能解決蟲蛀，或許換木胎是釜底抽薪的方法，於是在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針對〈天球合璧〉、〈琅玕聚〉、〈天府球琳〉、〈集瓊藻〉、〈琬琰集〉、〈清玩閣〉、〈瑾瑜匣〉、〈瓊瑤藪〉、〈萬寶箱〉等 9 份百什件，乾隆皇帝傳旨要求「通歸一事」且「屨子換作木胎」。<sup>87</sup> 為防止蟲蛀，自乾隆八年十一月宣布重裝，陸續在乾隆十年二月至十二月間各自都「歸得一事，配得架座」，完成基本裝配，檔案中除未見有〈瓊瑤藪〉完成日期，其餘八件都有清楚標示重新裝配完成的日期，<sup>88</sup> 然而陸續修改仍是持續不斷。

在乾隆九年（1744）十月要求回覆 9 份百什件製作進度時有以下紀錄：

〈天府球琳〉係楠木胎糊錦面綾裡，〈天球合璧〉係楠木胎糊錦面綾裡，〈瑯玕聚〉係高麗木燙蠟，〈集瓊藻〉係楠木胎糊錦面綾裡，〈琬琰集〉係楠木胎糊錦面綾裡，此五分百什件年內得。〈瓊瑤藪〉係楠木胎糊錦面綾裡，此分百什件明年四月得。〈瑾瑜匣〉系花梨木燙蠟，〈清玩閣〉此二分百什件，明年五月內得。〈萬寶箱〉係楠木胎糊錦綾裡，此分百什件明年六月內得。<sup>89</sup>

從現存的 5 件百什件可以看到，確實如檔案所記〈天府球琳〉、〈天球合璧〉、〈集瓊

8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三月初八日〈匣作〉，頁 84。

8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三月十一日〈匣作〉，頁 84。

8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1，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匣作〉，頁 650。

88 其後附註這幾份百什件配裝完成的時間：乾隆十年二月初八完成〈瑾瑜匣〉；四月二十二日完成〈萬寶箱〉；五月初一日完成〈清玩閣〉；十二月二十六日完成〈天球合璧〉、〈天府球琳〉、〈琅玕聚〉；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集瓊藻〉；十二月二十九日完成〈琬琰集〉。《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1，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匣作〉，頁 650。

8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十月十一日〈匣作〉，頁 581-582。

藻〉是楠木胎糊錦，〈瑯玕聚〉是所謂高麗木燙蠟（圖 24），〈瑾瑜匣〉則屬於花梨木燙蠟。

關於楠木胎糊錦可以看到在乾隆九年九月十日有記錄：

為糊百什件，將庫貯菱花錦並萬喜駝絨錦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用駝絨色萬喜錦糊一分，其餘百什件有應糊的，每分各用一色錦糊飾，其綾花錦，嗣後不必持進挑用。<sup>90</sup>

就現存 3 件楠木胎糊錦匣的確用的錦布都不一樣，此外，在檔案中可看到：

為糊〈琬琰集〉、〈集瓊藻〉百什件二分將文錦譜樣持進，〈琬琰集〉准用醬色地二色回紋錦糊做，其〈集瓊藻〉准用黃地梅花萬字錦糊做。<sup>91</sup>

其中〈集瓊藻〉確如文字記錄，用的是黃地梅花萬字錦（圖 25）。因為蟲蛀，這些百什件再重裝時，的確都換了木胎。又在乾隆十年二月時有「為做〈瓊瑤藪〉、〈清玩閣〉屨子二十二屨，並隔斷屨板，需用楠木，繕寫討用楠木摺片一件」，<sup>92</sup> 都是屨板換木胎的例子。

不僅是百什件的抽屨換木胎，就連裝裱的書畫冊頁也一併改成木胎裝池，如乾隆九年（1744）八月十二日時，有一批隨錦套的書，於是要求「將書套俱換木胎，仍糊舊錦」，<sup>93</sup> 並隨意安裝。此外於同年同月的十七日，要求將張照所寫普門品及心經二冊，要求「心經、門品套另換木胎，仍用舊錦糊上，得時入百什件」，<sup>94</sup> 可見蟲蛀問題影響層面很廣。

### （三）乾隆皇帝對重裝的要求

乾隆皇帝要求將這 9 份百什件「通歸一事」且「屨子換作木胎」，這樣的要求便是將這 9 份百什件，除了原本裝配的盒子外，其餘全部都得拆掉重來。因此，為了貯放 9 份百什件及裡頭的東西，要求製作「食盒屨」：

為盛裝〈萬寶箱〉等百什件古玩九份，請傳做杉木食盒屨二十屨，各長三尺、寬一尺八寸、高七吋，幫底俱厚七分，底安穿帶，每五屨配外套箱一

9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九月十日〈匣作〉，頁 575-576。

9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匣作〉，頁 583。

9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3，乾隆十年一月二十四日〈記事錄〉，頁 520。

9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十二日〈匣作〉，頁 551。

9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十七日〈匣作〉，頁 558。

件，俱包鐵葉，各隨鎖鑰，以備盛裝。<sup>95</sup>

於是特別做了 20 個食盒屨，所謂「食盒屨」就類似〈琅玕聚〉的提盒（圖 26），一屨一屨組合而成，尺寸較大，為了盛裝 9 份百什件內所擺放之古玩。

由於蟲蛀的關係，所有百什件都改成木胎，因此在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檔案中，就有將收到的木匣重新利用的記錄，其中「紫檀木、花梨木、白檀香手卷匣十四件，陸續配百什件做材料用」，<sup>96</sup> 這是將舊有木材再回收利用。

此外，也詳細規定時程來管理，即對於這 9 份百什件，在重裝期間進行時程控管。規定「將現做之百什件，五日著俟候呈覽一次」，即每五天給乾隆皇帝看一次，<sup>97</sup> 且不斷重覆提醒，「不准寬限，著五日一次，俟候呈覽」，<sup>98</sup> 以確實掌握進度。並清楚規定「將現做之百什件逢五逢十預備呈覽，如月小二十九日看」，<sup>99</sup> 就連大小月也考慮進去，就是不能擔誤整個時程。

在裝配過程中，看到乾隆九年九月初五：

〈瑾瑜匣〉古玩玉器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轉奏，因糊裡子討限。奉旨不准討限，應裝配者仍舊裝配，照前仍按五日一次伺候呈覽。<sup>100</sup>

顯然有役匠對於木胎糊錦布裡一事要求寬容期限，但都被明確回絕，不准延遲進度，仍舊五日一次呈覽。

之後在乾隆九年十月〈匣作〉中看到，乾隆皇帝要求「現做百什件五日一次，俟候呈覽，幾時做得九分成果，全完幾時做得，著定限回奏」，於是得到以下回覆：

百什件〈天府球琳〉、〈天球合璧〉、〈瑯玕聚〉、〈集瓊藻〉、〈琬琰集〉、〈瓊瑤藪〉、〈瑾瑜匣〉此七分（份）百什件合牌樣已做完看准，〈清玩閣〉、〈萬寶箱〉此二分百什件合牌樣五日一次看至明年二月二十日做完。<sup>101</sup>

9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1，乾隆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匣作〉，頁 653。

9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1，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匣作〉，頁 658。

9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七月十六日〈記事錄〉，頁 296。

9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初四日〈匣作〉，頁 544。

9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初十日〈匣作〉，頁 546。

10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九月初五日〈匣作〉，頁 573。

10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十月十一日〈匣作〉，頁 581。

其製作是先看合牌樣，看完後再做。檔案中看到這 9 份百什件的預估進度，其中〈天府球琳〉、〈天球合璧〉、〈瑯玕聚〉、〈集瓊藻〉、〈琬琰集〉這 5 份百什件在當年（乾隆九年）內可完工。隔年（乾隆十年）四月完成〈瓊瑤藪〉；五月是〈瑾瑜匣〉、〈清玩閣〉；六月則是〈萬寶箱〉。在五日一看規定下，回報給乾隆皇帝這 9 份百什件預計完成的時間，在乾隆皇帝積極地督導並參與此次重裝，最後這 9 份百什件雖然比預計晚完成，卻都在隔年（乾隆十年）內陸續完工。<sup>102</sup>

#### （四）百什件重裝的原則

在乾隆八年下旨重裝 9 件百什件，看到要求「著將此古玩通歸一事，俱各按名色，挑選配合如意盛裝，按明裝暗裝之次序分勻，再有應配座架者配座架，其屨子換作木胎。」重裝的規矩很清楚，要有配合如意盛裝，明裝暗裝要按次序均勻分配，古玩都應配座架，屨子都要換成木胎。換言之，這些百什件除了原本的外盒，以現存來看有蒔繪漆箱、填漆箱或紫檀木盒等，其餘都需要重裝。乾隆皇帝似乎也利用此次重裝，展現其個人意志，從檔案中看到他對於所有重裝的原則與細節，都積極參與。除了在製作時程外，也看到關於製作細節，乾隆皇帝親身參與的紀錄。

##### 1. 明裝暗裝等裝配要求

乾隆皇帝對於 9 份百什件在重新裝配時，要求「俱各按名色挑選配合如意盛裝，按明裝暗裝之次序分勻」。<sup>103</sup> 首先，這些百什件需要按明色挑選適合的如意盛裝，就現存品來看，似乎〈瑾瑜匣〉有裝配如意（圖 27），〈集瓊藻〉僅在摺中看見有洋磁如意盒，其餘 3 份並未如當初所要求裝入如意，但卻都已將屨子都換成木胎。

同時注意明裝、暗裝及配架座之細節。從檔案中可看到，如〈匣作〉於乾隆九年八月初六日記載：「……太監胡世傑交嵌法瑯畫片累系西洋小盒三件，西洋珠子荷包，傳旨，將盒子入百什件明裝，其荷包入百什件暗裝」<sup>104</sup> 所謂「明裝」是百什件中直接看得見的隔間，在檔案中便可以看到標明要放在明裝者，如「白玉鳳苓長方碟一件，白玉長方三層盒、白玉串心盒、瑪瑙梅瓣碗」要入在百什件頭盤明裝。至於「暗裝」則是不能直接看到的裝置，或藏在匣中或為屨板擋住，也可能放在其他的小抽屨內。以院藏〈天府球琳〉百什件其中一屨為例（圖 28），可看到左側與

102《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1，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匣作〉，頁 650。

10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1，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匣作〉，頁 650。

104《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初六日〈匣作〉，頁 545。

右上都屬於明裝，下面則有暗裝。

除了明裝與暗裝外，同年八月二十四日紀錄：「洋漆小方盒一件，洋漆小長方碟一件，傳旨著入百什件暗裝，其方盒裝在那分（份）內，呈進時提張明，裡邊還有裝的東西」，<sup>105</sup> 從這條記錄可看到，洋漆方盒不僅入暗裝，裡頭還需要裝東西，這種盒中有物（圖 29）的現象，顯然吻合百什件的裝配原則。

到了乾隆九年九月初一日〈匣作〉記有「……雕硃漆方盛（勝）盒一對，雕硃漆連環盒一對，傳旨著入百什件成對裝在二分（份）內」，<sup>106</sup> 原本成對的盒子就要成對放，但兩對是不能放在同一百什件內。也看到有「珐瑯有字鼻煙壺一對，傳旨著入百什件成對裝」，<sup>107</sup> 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匣作〉，有「西洋法瑯人物面鍍金牆元盒一件，西洋法瑯人物面銀牆元盒一件」，乾隆皇帝傳旨「著入百什件內不可在一處安」，<sup>108</sup> 顯然對百什件的組成是要維持多元。但也有下令將收入百什件的「西洋法瑯面銅鍍金元盒二件」必須「成對裝」。<sup>109</sup> 顯示對於百什件中的裝配有成對或單件裝配的要求。

又有「數表二件，入百什件單裝」，<sup>110</sup> 所謂「數表」在此處應是指康熙時所製作「包括對數比例值與幾何邊、角、面積計算」內容的小書冊，據研究，康熙五十二年（1713）時曾以摺子形式繕寫裝裱《新讀數表》，隔年奏報有「已奉旨修完裝入洋漆匣內之數表一份」，所指應為故雜 544 這件〈對數裱小冊〉（圖 30）。<sup>111</sup> 這件數表連同洋漆匣被放入在原始編號呂一六六二的百什件中；還有另一件存放在原始編號呂一九五六的五屨木匣中（圖 31）。<sup>112</sup> 符合檔案所說「入百什件單裝」。

再看另一段記載，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太監胡世傑交出有：

鍍金牆鑲六面瑪瑙箱一件，玻璃面玳瑁元盒一件內盛法瑯巴拉薩木香盒一對、瑪瑙雞心盒一件、蜜蠟盒二件、瑪瑙橄欖式盒一對、藍玻璃鼻烟壺一

105《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匣作〉，頁 569。

106《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九月初一日〈匣作〉，頁 569。

107《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九月初一日〈匣作〉，頁 570。

108《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匣作〉，頁 601。

109《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匣作〉，頁 605。

110《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十六日〈匣作〉，頁 557。

111 張湘雯，〈清對數表冊〉，收入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78。

112 這種楠木屨，院藏有 10 個，其製作時間約在乾隆十年，故與這些百什件重裝年代相符。關於這些楠木屨製作將有專文論述。

件、法瑯面銀盒一對……

同時下令將這些物件：

俱入百什件內，將瑪瑙箱入在大分（份）百什件內箱內配裝物件，其玳瑁盒內盛的小盒七件，在做成四分（份）百什件內，或在匣內，或在盒內，配裝寫在摺上，將玳瑁元盒送進，應成對的成對裝，單件的單件裝。<sup>113</sup>

從這段文字可知，乾隆皇帝要將原本兩對以及三件單件的小盒子配裝在四個百什件中，並將瑪瑙箱做為內箱。對於這些盒子有「應成對的成對裝，單件的單件裝」的具體規定。正如〈瑾瑜匣〉百什件中，有成對象牙盒、鼻煙盒外，還有許多單個的小盒。

其他如乾隆九年九月二十日記有「碧玉四喜珮一塊，碧玉五喜珮一塊，傳旨著入百什件暗抽屜內」，<sup>114</sup>又隔日記「掐絲法瑯牆西洋法瑯人物面帶火連鏡子鼻煙壺一件，雕刻象牙雙刀火連一件，斑竹邊博古扇一柄，傳旨著入百什件抽屜內裝」，<sup>115</sup>為了讓空間利用更靈活，在百什件內，有抽屜及暗抽屜的設計（圖 32）。此外，百什件裝配完後，有下列指示：「……其下剩古玩器皿等件，內庭俱各盛裝，在配完百什件玉器古玩盒內盛用，著俱各配座白綾棉墊安穩。」<sup>116</sup>即百什件的盒子內，都配有白綾棉墊，如〈瑾瑜匣〉中的各種小盒內（圖 33），確實有白綾棉墊存留。

綜上述，可見得在百什件中，有明裝與暗裝之分，而裝入的盒子中有成對或單裝，內部所放的盒子則被要求盛裝各種物品，同時裡頭也有白綾棉墊，這些都顯示乾隆皇帝對於裝配細節的重視。

## 2. 座架、屜板與格的使用

乾隆皇帝除了換木胎，對明、暗裝等空間及應該成對或單裝的要求外，同時強調「再有應配座架者配座架」。因此看到現存這 5 份百什件中，根據古玩所在的位置，或站或躺都量身製做適合的座架。在裝配一段時間後，於乾隆十年六月〈匣作〉又重申「古玩盛裝在留下百什件內，古玩空處如無座者配座，或改座者改座配用」，<sup>117</sup>座子可看到用紫檀木、白檀甚至沉香（圖 34）。甚至，在裝配完成後，於乾

11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匣作〉，頁 605。

114《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九月二十日〈匣作〉，頁 577。

115《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匣作〉，頁 578-579。

116《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3，乾隆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匣作〉，頁 656。

117《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3，乾隆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匣作〉，頁 656。

隆十三年四月〈匣作〉又針對〈瑾瑜匣〉提出修改意見，如「〈瑾瑜匣〉……古玩上紅象牙座子，著俱各茜紫檀木色」，<sup>118</sup> 這裡看到有象牙底座，誠如檔案所言，現在〈瑾瑜匣〉原有的象牙座都已改成紫檀木顏色（圖 35）。其他則根據古玩的型態，而有各種各樣的座子，高矮姿態各有不同，如〈瑾瑜匣〉中〈雕象牙蒲蘆式盒〉，下面的座子就會搭配雕成葫蘆枝葉的樣貌，更以象牙染成紫檀木顏色（圖 36），又或者其他類型的玉，如璧則用插屏，鐘則做鐘架。總之，為其特殊定製，且符合主題的座架。

此外，針對構成空間的各種屨板，在乾隆九年八月〈匣作〉有下列指示：

百什件屨子著用紫檀木、花梨、黃楊、楠木、沉香、白檀等樣木成做，得時不必糊裡子，著燙硬蠟。再挑選上好古玩或做手卷式或做冊頁畫軸等樣，屨子想巧法成造。<sup>119</sup>

在百什件中除大屨改成木胎外，還有各種隔間的屨板，從現存百什件看到，上頭的花樣也是盡力去求變化（圖 37），且屨板及座架多用紫檀木，也有花梨木（圖 38），屨的收邊多用黃楊木或白檀。甚至有如故雕 131 假手卷冊頁類之屨匣（圖 39）在呂二〇三九雕紫檀木博古箱百什件中出現，確實是想「巧法成造」。

在檔案中有這樣的資料：

〈瑾瑜匣〉上屨內半元古玩格子，面上鑲邊嵌錦，背後糊古色紙，口藍綾邊，中間著畫宣紙畫片二張糊上。再照抽屨內象牙腰元（圖）盒樣式，著如意館陳觀全（泉）照樣再配做一件，成對安裝，其抽屨內兩邊配畫二軸。<sup>120</sup>

從現存〈瑾瑜匣〉來看，的確集乾隆朝製作百什件的大成（圖 40），長 55 公分、寬 34.2 公分、高 45.5 公分的外盒，是以紫檀木罩蓋匣型態，內部抽屨則以瘦木為主，或許呼應《長物志》所言「以豆瓣楠瘦木及赤水櫟為雅」，<sup>121</sup> 分成四屨，裝入 279 件古玩，從全圖不難想見其複雜程度。不只是內部古玩材質之複雜，在有限空間中，創造出各種擺放古玩方式。舉例來說，院藏名品〈清乾隆陳祖章雕象牙核舟〉

118《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6，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匣作〉，頁 303。

119《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初四日〈匣作〉，頁 544。

120《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匣作〉，頁 569。

121（明）文震亨，《長物志》，卷 7，〈文具〉，頁 22。

就收藏在〈瑾瑜匣〉第二層暗屉內層中（圖 41），可說是空間利用的極致，因此才會說〈瑾瑜匣〉不僅在空間利用集大成，同時也在格與百什件交錯利用屬集大成之作。如同上引資料可知，在第一層中有兩個格子，一個是圓形全由紫檀木做成（圖 42），另一應該就是檔案中所謂由紫檀木製做的「半元（圓）古玩格子」（圖 43），上有字畫。將古玩放入格中，可以清楚看到每一件東西，在〈瑾瑜匣〉中，可看到小格裝入百什件的最佳實證。

此外，抽屜內的「象牙腰元盒」，正是兩件相同雕刻的象牙盒（圖 44，一件破損）。至於抽屜兩邊，則是「張鵬沖（翀）畫一張、鄒一桂畫一張，傳旨著交秘殿珠林表（裱）畫二軸，入瑾瑜匣內」，<sup>122</sup>這兩張畫仍存在〈瑾瑜匣〉內。

再看一例，乾隆九年九月〈匣作〉記有：

將〈瓊瑤藪〉百什件內小抽屜並格子，俱准用花梨、紫檀木配做或楠木胎漆，再〈瓊瑤藪〉、〈萬寶箱〉、〈清玩閣〉三分（份）做完合牌樣時，將抽屜大牆俱用杉木成做糊錦，其抽屜內盛古玩隔斷處，准用楠木做糊藍雲鳳綾裡，在抽屜口上或用紫檀木、棕竹或用高麗木鑲做。<sup>123</sup>

從檔案中可清楚看見木頭的選用，而〈萬寶箱〉、〈清玩閣〉百什件已不復見，現存百什件中多以楠木糊錦為主，不過原始編號呂一六六二的百什件，確如檔案記載，內有抽屜並格子（圖 45），格子以紫檀木成作，上頭的抽屜是「楠木做糊藍雲鳳綾裡」，屜口上看來是用白檀或黃楊木收邊。乾隆皇帝留心這些木頭的選用，除了防止蟲蛀外，也在意整體呈現出的效果，因此在現存 5 件百什件中，可以看到各種材質的搭配及運用。

### 3. 書畫等裝配

百什件中雖裝配有各種古玩，多會為之配座，但很多古玩因同名者太多，如漢玉昭文帶等，很難對照出實物。然從書畫作品，或許最能與現存百什件比對討論。乾隆皇帝下令重裝這 9 件百什件後，在乾隆九年八月初七日就要求「將百什件內，所有古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的手卷拿來時，人物不要」，<sup>124</sup>幾天後又「將百什件已配裝、未配裝，所交出字、冊頁、手卷、經書並各色圖章，俟候呈覽」，最後得到

122 嵇若昕文章中有提及此兩軸畫，參見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頁 4-15。

12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九月十五日〈匣作〉，頁 576-577。

12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初七日〈匣作〉，頁 545。

包括裝裱好的「書經、字、冊頁三十一部，古人手卷十八卷，各色圖章二百五十一方」後，<sup>125</sup>再重新裝配。

書畫印章經篩選留下後，乾隆皇帝便開始來回挑選適合的裝入百什件中，如乾隆九年八月十二日，就有印章一批，除要求原本放成兩匣的40方印並歸一匣外，其餘便按次序入百什件內盛裝。<sup>126</sup>又如同年八月十四日，有「樂善堂全集二部計八套」等書畫送來準備裝配百什件，乾隆皇帝下令，將「樂善堂入在〈萬寶箱〉、〈清玩閣〉，每箱入一部，計四套，其餘書畫入在百什件內，著隨意安裝」，<sup>127</sup>檔案中多見這種書畫裝配紀錄。<sup>128</sup>

檔案中所見如「董其昌史記經真跡小手卷」，<sup>129</sup>應即是在〈瑾瑜匣〉中〈明董其昌書「史記評真蹟」〉（圖46）；又如「九符一冊隨文錦套」，書套換成木胎，<sup>130</sup>可能是〈天球合璧〉中的〈張照書九符〉，還有「張鵬翀畫風花雪月字畫一冊」（圖47），<sup>131</sup>也在〈天球合璧〉內；又有「唐岱太行山色小手卷一卷」（圖48）、<sup>132</sup>「御筆秋英詩畫合璧一冊」（同圖47）<sup>133</sup>都收入在〈集瓊藻〉中。另外，在名色摺子中有著錄，如〈天府球琳〉的摺子中可看到原有〈御臨玉枕蘭亭卷〉（圖49），在檔案中也看到有「御臨玉枕蘭亭小手卷一卷，傳旨著入百什件二盤」<sup>134</sup>的紀錄，然此卷現已佚失。這些書畫作品有來自古人，也有皇上御筆、以及當時書畫詞臣的作品，根據其裝裱形式，在百什件中存放於最妥適的位子。

#### 4. 古玩名色摺子

乾隆皇帝會在百什件裝配完後，要求寫所謂「古玩名色摺子」，其實就是這整箱百什件的裝配清單。在乾隆八年以前，會針對已經裝配好的百什件，要求用磁青紙寫摺子。<sup>135</sup>乾隆皇帝後來因為蟲蛀一事要求重新裝配後，便也要求用新的摺子。

125《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八月初十日〈匣作〉，頁548。

126《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八月十二日〈匣作〉，頁549-550。

127《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八月十四日〈匣作〉，頁555-556。

128《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匣作〉，頁550-554。

129《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八月十二日〈匣作〉，頁548-549。

130《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八月十二日〈匣作〉，頁551。

131《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九月初十日〈匣作〉，頁575。

132《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八月十四日〈匣作〉，頁556。

13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匣作〉，頁583-584。

134《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八月十八日〈匣作〉，頁544。

135 檔案中關於百什件名色摺子一事，曾有「〈玩球集〉配磁青紙摺子，安〈玩球集〉三字簽子，摺內寫百什件古玩名色，再箱蓋上做一夔龍式簽子。」，關於玩球集的摺子可以參看《清宮內務

因此，在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時要求「百什件做得時，將古玩名色寫下糙摺，將古玩並糙摺俱交翰林認看，如有名色不妥之處，著翰林更改」<sup>136</sup>百什件內的古玩需要確定名稱，並由翰林就不恰當之處，更正其名。

關於新做摺子，乾隆皇帝指示「要百什件摺子呈覽，將做得百什件象牙摺子並摺底一同持進」，又進一步指示：

此牙摺俗氣，另做藏經紙、宣紙安白檀香殼面的摺子，即將百什件名色刻在殼面上，不必安簽。其摺子上字著張若靄寫，先將摺底給張若靄看，准時再寫，其磁青紙摺子亦不必做。<sup>137</sup>

乾隆皇帝要求原先磁青紙摺子不用做，改成用白檀香殼面內用藏金紙或宣紙，百什件的名稱則直接刻在殼面上。

之後「將做得百什件內假藏經紙界烏絲摺樣一件，並宣紙界烏絲摺樣一件持進」，乾隆皇帝決定「俱准用假藏經紙界烏絲，大些摺子著戴臨寫，小些摺子著張若靄」，<sup>138</sup>就現存當時裝配的幾件百什件看來，〈瑾瑜匣〉確實用假藏金紙界烏絲（圖 28），其餘如〈琅玕聚〉、〈天球合璧〉、〈天府球琳〉、〈集瓊藻〉則都用宣紙界烏絲撰寫，其中〈天球合璧〉要求戴臨寫，不過「〈天球合璧〉摺子一件，此摺上行數多了，每頁上著界五行，先做樣呈覽，再凡有小摺子上俱界五行」，<sup>139</sup>確實如檔案所言，現存〈天球合璧〉的古玩名色摺子（圖 50），是由宣紙界 5 行而寫成，然其他摺子所界行數不同，或許天球合璧之摺子製作時間較晚，然可惜現存百什件中除了這 5 件外，未見有其它摺子，無法比對是否真如檔案所言，不過此後小摺子皆界 5 行，卻仍是有趣的參考。此外，如〈天府球琳〉的古玩名色摺子，如同古玩般，被存放於其暗匣中（圖 51）。

## 5. 百什件外套箱

為了保護百什件之內箱且方便搬運，通常會做外套箱來存放。而外套箱的樣式

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三月三十日〈匣作〉，頁 298-300。又「〈瑾瑜匣〉、〈琅玕聚〉呈覽，准寫磁青紙摺子」《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九月三十日〈匣作〉，頁 341。又「戴臨寫清玩閣磁青紙泥金字摺子二件用飛金二千張」，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9，乾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表作〉，頁 7。

136《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匣作〉，頁 584。

137《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匣作〉，頁 592。

138《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匣作〉，頁 593。

139《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匣作〉，頁 655。

則經過不斷修正。這 9 份百什件在要求重裝前，便已經有做了外套箱的紀錄，在乾隆三年五月初二日曾交出裝配好的〈琅玕聚〉百什件，乾隆皇帝要求「著照〈天府球琳〉外套箱做一件」，<sup>140</sup> 到乾隆四年有「〈天府球琳〉一箱內盛古玩，〈琅玕聚〉箱一件內盛古玩，傳旨，著做軟套、硬套隨往圓明園。」，<sup>141</sup> 又在乾隆七年曾記「〈天府球琳〉外套箱一箇隨鑰匙，〈瑯玕聚〉外套箱一箇，傳旨，將箱上簽字照青，其鑲嵌並箱子上有不齊全處收什（拾）」。<sup>142</sup> 可見當時已經有做好的〈天府球琳〉與〈琅玕聚〉外套箱。

當乾隆八年要求重裝後，這 9 份百什件在乾隆皇帝不斷監督進度下，陸續於乾隆十年間裝配完成。從後來的檔案仍可看到持續地修改，當然也包括外套箱。因此，自乾隆十一年二月有「照〈琅玕聚〉的尺寸做外套箱二件，一件裝〈琅玕聚〉用，其一件交進」，之後做得外套合牌匣樣，於是傳旨「照樣准做紫檀木邊落堂糊錦，五面貼畫片」，<sup>143</sup> 屬於紫檀木貼畫片的外套箱。之後在乾隆十二年（1747）則要求照「紫檀木鑲文錦邊落堂寫畫罩蓋匣」的樣式放大，用來裝〈天球合璧〉，<sup>144</sup> 後來做得「紫檀木邊糊字畫片罩蓋匣」。<sup>145</sup> 同時於乾隆十三年又為「〈集瓊藻〉百什件箱一分（份），配得紋錦邊貼字畫外套箱一件」。<sup>146</sup> 顯然是沿續之前設計已做好有糊字畫的外套箱。

這樣的外套箱又繼續修改，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正月初十日紀錄：

紫檀木羅甸〈天球合璧〉箱一件、紫檀木羅甸〈天府球琳〉箱一件、紫檀木羅甸〈集瓊藻〉箱一件聚隨銅鍍金什件。傳旨，著照〈天球合璧〉箱上羅甸花紋一樣，用黃楊木換做，〈天府球琳〉箱並〈集瓊藻〉箱，亦照箱上羅甸花紋一樣用白象牙換做。<sup>147</sup>

四個月後又下令：

〈集瓊藻〉箱上換得白象牙花紋未完成，並〈天球合璧〉、〈天府球琳〉箱

140《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四月初六日〈匣作〉，頁 305。

141《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9，乾隆四年二月初七日〈皮作〉，頁 39。

142《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1，乾隆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木作〉，頁 392。

14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匣作〉，頁 655。

144《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5，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匣作〉，頁 423。

145《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6，乾隆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匣作〉，頁 334。

146《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6，乾隆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匣作〉，頁 331。

147《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9，乾隆十八年正月初十日〈廣木作〉，頁 689。

二件，〈天球合璧〉、〈天府球琳〉箱上亦換白象牙花紋。<sup>148</sup>

從紀錄裡得知〈天球合璧〉及〈天府球琳〉被要求換成與〈集瓊藻〉是紫檀木上鑲嵌白象牙花紋，這與〈集瓊藻〉現存外套箱（圖 7）相符。而〈天球合璧〉及〈天府球琳〉的外套箱（圖 52）正與〈集瓊藻〉相同。其中以〈天府球琳〉的外套箱為例，其尺寸為長 27.7 公分、寬 21.7 公分、高 26.3 公分，蒔繪漆盒尺寸長 25.0 公分、寬 19.0 公分、高 18.9 公分，尺寸做得十分準確，外套箱以側開加屨板的方式，方便拿取又節省空間，沒有絲毫空間的浪費。這種紫檀木鑲嵌象牙的式樣，或許符合乾隆皇帝的美感需求。

9 份百什件除了這 3 件外，〈琅玕聚〉的外套箱未能存留，而瑾瑜匣體積較大，以紫檀木鑲嵌外框，上有鑲嵌「瑾瑜匣」題簽，是屬於另一種型態。不過院藏原始編號呂一六六二的百什件，外箱也是使用紫檀木，在鑲嵌上與上述 3 件花色相似，只是改成鑲嵌羅甸及各種美石的表現方式（圖 53），可惜此百什件內沒有發現名色摺子，無法得知是否也為乾隆八年改裝的 9 份百什件之一。然從其外套箱及內有格子，且屨子是糊藍雲鳳綾裡，<sup>149</sup> 裡頭書畫都已被嘉慶皇帝給換掉，或許原本的名色摺子也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見了。不過現存外套箱，很明顯風格一致，儘管內部的漆盒不同，仍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對於百什件外在風格的體現。

### （五）小結

從乾隆八年開始，這些百什件內部的木胎與木料的選用、到格子屨板與明裝暗裝的裝配，還有各種木座或牙座的搭配，加上各種書畫印章的配置，甚至外套箱的重做，都可從現存 5 份百什件中找到對應，甚至可以對應到現存其他百什件。可見自乾隆八年以後，除了重裝原先的百什件外，仍不斷製造出著重細節的百什件。而這些百什件在空間與趣味上總帶給人驚艷，無疑是乾隆朝製作的高峰及代表。

## 三、乾隆八年百什件重裝的影響

由幾個面向了解百什件的裝配後，可知乾隆八年的重裝對於乾隆朝此後百什件等相關文物之製作，確實產生下列影響。

148《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9，乾隆十八年正月初十日〈廣木作〉，頁 690。

149《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九月十五日〈匣作〉，頁 577。

### （一）木胎成為屨匣製作的首選

從乾隆三年的《活計檔》看到曾用楠木為胎體做〈錢譜〉及〈玉璧冊頁〉，但有更多如玉器〈琳瑯笥〉及百什件都是用合牌糊錦製作屨匣，而後續的蟲蛀問題，使得乾隆皇帝下令自乾隆八年開始對百什件重裝，將原本合牌胎體換成木胎，對於匣作工匠來說，是一種新技能的學習，而原本的合牌胎，只剩下做樣或裝飾時才用。同樣由於蟲蛀問題，緊接在百什件換木胎後的進行，於乾隆九年八月下令，對於乾隆三年收到的玉器〈琳瑯笥〉糊錦屨匣進行換屨的工程，所有內屨按乾隆皇帝擺的樣款換木胎，<sup>150</sup> 共做了 44 屨再加上新的 1 屨，一共 45 屨。

而蟲蛀使得清宮製作的習慣改變，因此在乾隆八年後，新作屨匣類直接選用木胎，可能因之前木胎製作的效果良好，同時合牌胎不耐蟲蛀的缺點出現。是以在乾隆十年下令製作〈西清古鑑〉前身之〈鑑古輯珍〉銅鏡冊頁時，以「楠木糊文錦假紙書頭鏡子冊頁」的形式，就是最佳例證。<sup>151</sup> 此後，作箱匣類的文物包裝時也都選用木胎，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活計檔》中記錄，將一批玦、斧珮及璧等古玉收藏，比照硯盒大小，分別配做成冊頁，如現存的〈秀擷茗華〉冊，看到採用木殼面來做冊頁，內頁為木胎裱白絹。或許乾隆年間許多重裝的文物，如〈龍香〉御墨，上頭寫的是「乾隆乙未（四十年，1775）重裝」（圖 54），可能是先前使用合牌胎蟲蛀後，才重新換包裝。顯示無論是整修或新作，都以能防蟲蛀的木頭為胎體，成為乾隆八年重裝百什件後的重要標誌。

### （二）乾隆朝百什件樣式的確立

經過乾隆八年重裝的百什件，無論原先裝配是在雍正時期甚至更早，透過乾隆皇帝意志的執行，與實物對照，可知歷經此次重裝，百什件無論空間及材質能變換出的樣式，都已在這些百什件中確立。在院藏其他百什件中也可以看到，從外箱到內部空間的設計，確實在此基礎上變化。

除了原先盛裝的漆盒外，從胎體的更換到裝配的重新分配，內部所有物件與屨板隔間從無到有，都是自乾隆八年開始。因此，確實能將現存 5 份乾隆八年重裝的百什件做為年代的上限，以此來看之後乾隆朝的百什件製作，故有乾隆式樣創立之

150 參見侯怡利，〈匣中的秘密花園——談乾隆時期冊匣類文物包裝〉，《故宮文物月刊》，396 期（2016.3），頁 94-105。

151 侯怡利，〈洞天日月多佳景——乾隆時期鏡匣的製作〉，收入吳曉筠主編，《皇帝的鏡子：清宮鑑藏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304-317。

說。從檔案看來，這 5 份百什件應該是現存年代較早者，其餘院藏各式百什件的盛裝年代應該都晚於這 5 份。

這 5 份百什件所成裝的內容物，除了尺寸較小的書畫、玉器、瓷器外，原來 5 份中都裝有鼻煙壺，從名色摺子也看到其紀錄（圖 55）。又或每個百什件都有所謂「仙工」象牙一類的雕刻，不難理解這類東西的尺寸與精巧程度很吻合百什件的需求。此外，也有各種盒子裝入百什件，而這些盒子內多再裝入各種小物之紀錄（參考圖 55）。這 5 份百什件其內容物或有差別，但將各種精巧古玩裝入百什件中的規律大同小異。

而乾隆皇帝在重裝時要求「按明裝暗裝之次序分勻，再有應配座架者配座架，其屨子換作木胎。」這幾點可說是此次重裝的重心所在，除換木胎外，所有隔間多用楠木胎糊錦，還必須配架座。配架座一事，是乾隆皇帝對於所收古玩，無論大小都有所堅持的要求，也因此可以看到這 5 份百什件所盛裝的各式古玩，都會想方設法配上座子，材質從木頭到象牙都有；再者，從這 5 份百什件亦皆可清楚看到都必須有明裝與暗裝。若以乾隆八年重裝的〈瑾瑜匣〉為例，除了各種小格、暗屨外，在空間中還裝有一方、一圓的格子（圖 43、44），甚至做有假書形式層疊放置於矮几的匣子，如〈名山藏〉匣（圖 56），可以看到木頭、棕竹以及錦布等各種材質的混搭。這種空間變化集大成的方式，是自乾隆八年後確立，或說是乾隆將此發揚。

上述百什件充分展現各種可以變化的樣式，包括隔屨用楠木胎糊錦，明裝、暗裝甚至暗屨的出現、各種匣盒型態、乃至於座架的樣式材質，或是盒中有物等，可以說乾隆朝百什件的樣式，是確立自乾隆八年這 9 份百什件的重裝。換言之，現存 5 份經過乾隆八年重裝的百什件，提供清楚的年代及重裝後的樣貌，可以說是乾隆八年到十年這段時間的百什件標準品。

### （三）百什件的複製與模仿

在此之後的檔案顯示，乾隆皇帝仍不斷收藏包括玉、瑪瑙、瓷器、琺瑯、銅器等各式古玩，用來裝配百什件用。<sup>152</sup>而百什件裝配，從外箱選擇開始，如在前引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二十五日〈匣作〉有交出「黑洋漆描金罩蓋箱一件、金漆罩蓋匣一件、紫檀木環嵌（鑲嵌）箱一件」，這些箱子都需要配裝百什件，甚至要求

152《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7，乾隆十三年十月初八、初十、初十一、初十三〈匣作〉，頁 32-40。

其中紫檀木環嵌箱要改成雕漆箱。<sup>153</sup> 其中更要求「造辦處查所有收貯可裝百什件的箱呈覽」，於是得到「前庫收貯，洋漆箱一對」、「活計庫收貯洋漆箱三件」，最後要求「好些的洋漆箱一對，配裝百什件」。<sup>154</sup> 由檔案可知，乾隆朝以內府所收各種箱匣裝配百什件，同樣看得出也是乾隆朝樣式的一種複製。如同現存在兩岸故宮的百什件，可以看到有時繪漆匣（圖 57）、雕漆匣（圖 58）、填漆匣（圖 59）、紫檀木匣（圖 60），甚至以竹黃製成（圖 61）的各種外盒。這些箱匣的選用原則，或許在雍正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確立。而透過乾隆八年的重裝，可以更清楚看出，原有外箱的選擇，正如同前述，以各種漆匣，又或者是紫檀木匣為主。但也有許多是乾隆皇帝的延續甚至發揚，使得百什件的製作能持續不斷。

後續還有直接模仿乾隆八年重裝的百什件。在乾隆二十一年五月〈百什件〉中，收有一批玉器、瓷器，乾隆皇帝於是下令「重華宮現設〈琬琰集〉百什件匣一件，著照樣配做一件，將此玉器、磁器裝入，如不足用，將先交出百什件器裝用，先做樣呈覽」，於是交出〈琬琰集〉百什件以便仿製，並要求在「萬壽前要得」，於是做出「照〈琬琰集〉百什件樣式做得百什件匣樣一件，內盛得古玩」呈覽，後來做得百什件一份，並取名為「瑯琳筭」。<sup>155</sup> 這明顯是對乾隆八年重裝的〈琬琰集〉百什件進行模仿，也顯然對之前的重裝成果十分滿意，乾隆皇帝才會要求在其四十四歲生日前又仿製一件，用於祝壽。

乾隆樣式的複製或模仿，成就了清宮最引人入勝且獨有的百什件，除了一目瞭然的古玩外，盒子裡總有填裝各式各樣來自世界各地的玩意，既在層層疊疊的空間中有著發現再發現的樂趣，也在一個又一個不易發現的暗廬中製造驚喜。乾隆朝的檔案中可看到不斷製作各式各樣百什件的紀錄，另外有趣的是，現存乾隆朝所遺留下來的百什件，如〈瑾瑜匣〉、〈琅玕聚〉等，原先在清冊上的字畫卻已換成嘉慶御筆，顯然經過嘉慶皇帝有意識的替換。不過原本百什件的格局並未修改，僅就原來擺放書畫的空間，替換成各種嘉慶御筆書蹟，無論置換的目的為何，嘉慶朝對百什件的興趣依舊未減，而百什件製作的傳統，也被嘉慶皇帝承繼下來。<sup>156</sup>

15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0，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匣作〉，頁 133。

154《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0，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匣作〉，頁 134。

155《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2，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百什件〉，頁 60。

156 侯怡利，〈「寓意於物」的嘉慶御筆書蹟——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收入馮明珠、陳龍貴主編，《嘉慶君遊臺灣——清仁宗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448-457。

## 七、結語

面對國立故宮博物院庫房中大量自清宮留存的百什件或其他箱匣類文物，對照檔案資料進而瞭解其來歷及製作年代是研究的基礎。透過檔案瞭解乾隆八年曾下令重裝 9 份百什件，而其中 5 份有幸仍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經由檔案與實物對照，則得以瞭解百什件的裝配，如明裝、暗裝等，甚至也更清楚百什件的特別稱謂，如「半元古玩格子」、名色摺子等專有名詞的具體意義。此外，也可以從檔案與實物對照中理解各種木料及材質的運用。這個研究方法不僅有助理解百什件，也有助其他清宮包裝研究。

再回過頭看院藏的 5 份百什件，從外觀可分成兩類，一種是如〈天府球琳〉、〈集瓊藻〉、〈琅玕聚〉、〈天球合璧〉這種以較小漆盒盛裝，再套以外套箱；一種則如〈瑾瑜匣〉，以豆瓣楠木一屨屨放入紫檀木座罩蓋匣，是體積較大的型態。其中以較小漆盒盛裝的，都有外套箱，若以〈集瓊藻〉為例，從外到內有紫檀嵌象牙外套箱，內部為蒔繪漆盒，漆盒內再以木胎貼錦裝飾，內部則有明屨暗屨，各種小格分割的空間，最後在格子中，會有古玩名色摺子，紀錄此盒內盛裝之物（圖 62）。至於其他未能確定對應實物的 4 份百什件，其中〈琬琰集〉，檔案記載是以〈琬琰集〉箱稱之，應與〈集瓊藻〉這類相似；而〈萬寶箱〉據載是洋漆櫃一件，有「天地三陽泰，乾坤萬國春」10 個抽屨；〈清玩閣〉則是洋漆櫃一對，以 12 地支命名其屨；〈瓊瑤藪〉也是一件洋漆櫃，共有以天干命名的 10 個屨。因此百什件除了以箱盛裝古玩外，還有一種是用櫃子盛裝的類形，院藏實物如雕紫檀木龍紋小櫃（圖 63）等。無論外箱櫃為何種材質，搭配盛裝古玩的各種空間，便成為有趣的百什件。

收貯的各種古玩涉及不同材質因而涉及不同作坊，加上製作百什件必須搭配座架與製造空間，因而由「匣作」統籌製作，「百什件」統合了各個作坊工藝技術於一盒中，可說是清代宮廷工藝的極致代表。在乾隆時期，「多寶格」是指位於乾清宮東暖閣的大型陳設，上頭有許多各式古玩，明顯不同於現代將「多寶格」等同於箱匣類裝配的「百什件」。而所謂「百什件」無論是指用來裝配各色古玩等級，或是一種裝配方式，最重要的仍是以外箱裝入各式古玩的型態。在百什件製作中，也有將「格」（即開架式陳列方式）納入的設計。

透過乾隆八年重裝的紀錄，可以瞭解蟲蛀的近因導致百什件為何重裝；而重裝過程中乾隆皇帝五日一看的規定，顯示皇帝對於各種細節的重視，也實際反映出百

什件製作上的精美與考究，同時也建立了百什件的「乾隆朝樣式」。從外箱選擇，到內部古玩的確定，再搭配座架或屨板，甚或名色摺子及外套箱，都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用心與堅持。乾隆皇帝初期對於「百什件」的整理，確立了這批藏品做為定年之基準，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百什件」提供基礎知識，瞭解其餘百什件是如何依循先前所建立之製作原則不斷複製及模仿，創造出許多令人驚艷的作品。之後，更可與《陳設檔》對照，進一步掌握這些乾隆時期製作的百什件的陳設運用，而百什件內部的空間設計等，也是接下來可以繼續研究與發展的課題

乾隆皇帝針對內府所收的書畫、銅器都有《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西清古鑑》等著錄，而重要的瓷器及玉器多有題詠。<sup>157</sup>但對於貫穿乾隆朝持續製作的百什件，卻未留下隻字片語，或許對乾隆皇帝來說，百什件所收古玩多為小件且等級不高，自然沒有可以吟詠的題材，且百什件的重點在於裝配本身，如何在有限空間中層疊出最多的樂趣。這種充滿樂趣的尋寶遊戲，對日理萬機的乾隆皇帝來說，應只屬「幾暇遣玩之具」。<sup>158</sup>然終其一世，卻未曾間斷的製作，遂成為宮殿陳設中最讓人想一探究竟的百什件。

[後記] 本文為筆者多年持續關注國立故宮博物院庫房藏品與《活計檔》間對照關係之研究。初以〈從《活計檔》看乾隆皇帝於乾隆八年對百什件的重裝及意義〉投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建議修改；後於2018年「皇室文物鑑賞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蒙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教授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毓芝研究員指正，修正為〈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重裝百什件為例〉再次投稿，經四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後修訂通過，期間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余佩瑾處長提供建議與鼓勵，在此一併致謝。

157 乾隆皇帝對於瓷器的題詠，可參看余佩瑾，〈從御製詩看乾隆皇帝典藏的汝窯〉，《故宮學術季刊》，28卷3期（2011年春季），頁61-107。

158 清高宗，《景印清高宗御製詩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三集，卷9，〈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頁11-13。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 （明）文震亨，《長物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高宗，《景印清高宗御製詩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

### 近代論著

- 朱家潛，〈清代宮廷陳設〉，《藝術品》，2014 年 9 期，頁 22-27。
- 李燮平，〈清代乾清宮沿革概要〉，《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六輯 上）》，2011 年，頁 193-199。
- 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故宮文物月刊》，294 期，2007 年 9 月，頁 16-27。
- 余佩瑾，〈從御製詩看乾隆皇帝典藏的汝窯〉，《故宮學術季刊》，28 卷 3 期，2011 年春季，頁 61-107。
- 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2 卷 2 期，2014 年冬季，頁 133-166。
- 余佩瑾，〈埏埴流光冊的繪製及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404 期，2016 年 11 月，頁 46-60。
- 沈建東，〈〈西清續鑑鏡匣〉製作工藝〉，《故宮文物月刊》，352 期，2012 年 7 月，頁 44-54。
- 宋兆霖，〈從北溝到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在臺恢復建制的經過〉，《故宮文物月刊》，396 期，2016 年 3 月，頁 20-32。
- 故宮文物月刊，〈珍玩多寶格〉，《故宮文物月刊》，12 期，1984 年 1 月，頁 1。
- 侯怡利，〈洞天日月多佳景——乾隆時期鏡匣的製作〉，收入吳曉筠主編，《皇帝的鏡子：清宮鑑藏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 304-317。
- 侯怡利，〈「寓意於物」的嘉慶御筆書蹟——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收入馮明珠、陳龍貴主編，《嘉慶君遊臺灣——清仁宗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448-457。
- 侯怡利，〈匣中的秘密花園——談乾隆時期冊匣類文物包裝〉，《故宮文物月刊》，396 期，2016 年 3 月，頁 94-105。

- 侯怡利，〈從博古格看乾隆皇帝的文物包裝〉，收入余佩瑾主編，《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 230-253。
- 侯怡利，〈從乾隆朝製作之〈紫檀木鑲竹絲轉盤格子〉談起〉，《故宮文物月刊》，411 期，2017 年 6 月，頁 102-115。
- 施靜菲，〈也是舶來品：清宮中的花式鏤床〉，《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2 期，2012 年 3 月，頁 171-238。
- 陳慧霞，〈雍正朝的洋漆與仿洋漆〉，《故宮學術季刊》，28 卷 1 期，2010 年秋季，頁 141-195。
-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2004。
- 張兆平，〈書格、亮格櫃與博古格——清宮書籍櫃格及工藝〉，《故宮文物月刊》，383 期，2015 年 2 月，頁 58-66。
- 張湘雯，〈清對數表冊〉，收入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78。
- 張臨生，〈吉筭流輝〉，《故宮文物月刊》，30 期，1985 年 9 月，頁 4-12。
- 張麗端，〈收藏趣味·遊戲空間——關於多寶格〉，《故宮文物月刊》，263 期，2005 年 2 月，頁 26-39。
- 彭盈真，〈無名畫中的有名物——略談〈深柳讀書堂美人圖〉的珍玩〉，《故宮文物月刊》，278 期，2006 年 5 月，頁 80-95。
- 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故宮文物月刊》，294 期，2007 年 9 月，頁 4-15。
- 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 120-129。
- 蔡玫芬，〈文房清玩——文人生活中的工藝品〉，《美感與造型》，臺北：聯經，1982 年，頁 594-664。
- 蔡玫芬，〈皇帝的玩具箱〉，《故宮文物月刊》，13 期，1984 年 4 月，頁 4-7。
- 蔡玫芬，〈清百寶嵌文具盒〉，《文房聚英》，京都：同朋舍，1992 年，頁 165。
- 蔡玫芬，〈北溝的故宮〉，《故宮文物月刊》，283 期，2006 年 10 月，頁 110-107。
- 鄭家璣，〈乾隆長方多寶閣〉，《故宮文物月刊》，35 期，1986 年 2 月，頁 4-12。
- 劉岳，〈皇帝的小玩意——清宮中的「百什件」〉，《紫禁城》，2014 年 2 期，頁 120-131。
- 賴毓芝，〈從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收藏的一些思考〉，《故宮文物月刊》，276 期，2006 年 3 月，頁 106-119。
- Yu, Hui-chun.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 網路資料

北京世紀宣和中式古典家具技術研究院信息中心，〈紫檀雕龍彩繪五屏風式大多寶格〉，《太和木作》<http://www.taihemz.com/RwCultureShow.aspx?CuInId=1529>，檢索日期：2019年8月13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清點〉，《國立故宮博物院》<https://www.npm.gov.tw/Article.aspx?sNo=03001525>，檢索日期：2019年8月13日。

## 圖版出處

- 圖 1 呂二〇三八〈建漆多寶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呂二〇四八〈金漆多寶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 呂一九六四〈金漆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 呂一九七一〈嵌螺鈿細小木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5 呂一九八二〈金漆套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6 呂二〇二六〈硬木雕花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7 呂二〇五八〈集瓊藻〉外套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8 呂二〇六二〈硬木多寶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9 a 金一一六五，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 金一一六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0 〈清乾隆玉獸面紋鉞〉，配木座與外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1 〈北宋汝窯青瓷水仙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2 〈北宋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3 〈明宣德寶石紅釉僧帽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4 〈清浮水石〉附小金盒及紫檀木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5 〈清雍正十二美人圖〉，「鑑古」，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 126。
- 圖 16 北京故宮樂壽堂中整牆大格，作者攝影。
- 圖 17 〈清碧玉龍紋磬〉與磬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8 a 清雍正六年，〈古玩圖〉，卷末，大英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大英博物館網站：[https://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collection\\_image\\_gallery.aspx?assetId=574346001&objectId=3181177&partId=1](https://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collection_image_gallery.aspx?assetId=574346001&objectId=3181177&partId=1)，檢索日期：2019年8月13日。
- b 〈清寶座格〉，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太和木作網頁，〈紫檀雕龍彩繪五屏風式大多寶格〉，<http://www.taihemz.com/RwCultureShow.aspx?CuInId=1529> 檢索日期：2019年8月13日。
- 圖 19 清雍正七年，〈古玩圖〉，卷中與卷末格子。圖版取自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網站：<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119952/gu-wan-tu-pictures-of-painting/>，檢索日期：2019年8月13日。
- 圖 20 呂二〇六八，百什件的漆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1 〈清雕紫檀多寶格方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2 呂二〇六九中的圓形紫檀木多寶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3 〈清竹絲纏枝番蓮圓盒多寶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4 〈琅玕聚〉屨子高麗木燙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5 〈集瓊藻〉屨糊黃地梅花萬字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6 〈琅玕聚〉的提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7 a 〈清玉帶環如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 〈瑾瑜匣〉所收名色摺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8 〈天府球琳〉百什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9 〈集瓊藻〉百什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0 〈清對數表小冊〉、蒔繪漆盒、呂一六六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1 〈清對數表小冊〉、五屨木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2 〈天府球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3 〈瑾瑜匣〉中的各種小盒盒內的白錦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4 〈白玉子母犬〉搭配沉香木座，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5 〈瑾瑜匣〉中象牙座，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6 〈清雕象牙蒲蘆式盒〉及其茜牙座，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7 呂一六六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8 〈天球合璧〉百什件，中屨黃花梨屨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9 〈清雕象牙琴式盒〉，放置於呂二〇三九雕紫檀木博古箱百什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0 〈瑾瑜匣〉外盒與內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1 〈瑾瑜匣〉中〈清乾隆陳祖章雕核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2 〈瑾瑜匣〉中圓形多寶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3 〈瑾瑜匣〉中紫檀木半圓古玩格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4 〈瑾瑜匣〉中〈清象牙雕花盒〉（原一對，一件殘破），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5 呂一六六二百什件及其中的格子與藍雲鳳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6 明，董其昌，〈史記評真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7 清，張鵬翀，〈畫風花雪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8 a 清，唐岱，〈太行秋色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 清，乾隆，〈御筆秋英詩書畫合璧〉，國立故宮博物院藏；c 〈集瓊藻〉，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9 〈天府球琳〉，古玩名色摺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50 〈天球合璧〉，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51 〈天府球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2 〈天府球琳〉與〈天球合璧〉，外套箱與內箱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3 呂一六六二，百什件的外套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4 「龍香」御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5 a 天球合璧百什件名色摺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 天府球琳百什件名色摺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c 集瓊藻百什件名色摺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d 琅玕聚百什件名色摺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e 瑾瑜匣百什件名色摺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6 〈名山藏〉匣貯於〈瑾瑜匣〉中紫檀圓格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作者攝影。

圖 57 呂二〇五四，百什件的蒔繪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8 明嘉靖款，〈剔紅雲龍福祿康寧小櫃〉，金二四七，百什件之雕漆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9 〈戩金描漆龍鳳紋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0 〈清雕紫檀博古圖箱〉，呂二〇三九百什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1 〈清竹黃貼花多寶格箱〉，呂二〇六〇百什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2 〈集瓊藻〉百什件與〈集瓊藻小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3 〈雕紫檀木龍紋小櫃〉，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A Discussion of Baishijian Curio Boxe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Using the Qianlong Reassembled Baishijian Curio Boxes of 1743 as Example**

Hou, Yi-li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Abstract**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re many cases for holding curios and small artifacts, the collective term now used for them being *duobaoge*, or “curio boxes.” Among them is one given the name *Jiqiongzao* in the Qianlong reign. However, in the archives of the Qing imperial workshops, this type of case is called a *baishijian* (“hundred-fold items”). Hence, the first goal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is term for curio boxes and that of *duobaoge* (“multi-treasure divider”).

After comparing archival records and surviving work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baishijian*, the study proceeds to focus on nine *baishijian* curio boxes that the Qianlong emperor ordered to be reassembled in the eighth year of his reign, 1743. Five of them, judging from their names, are currently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This point in time not only provides a specific date for the re-assembly of the *baishijian*, it also is important for dating its nomenclature. Judging from the immediacy of reassembling the *baishijian* due to insect damage to a request to inspect it every five days, the Qianlong emperor evidently pai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every related aspect, a fact confirmed by the meticulous refinement and detail of the production in these *baishijian*. At the same, evidence reveals the appearance of a Qianlong court style of *baishijian*, including both the exterior of the box and the choice of curios placed inside as well as the stands and compartments made to display or hold them. Various booklets and smaller cases were also designed, testifying to the effort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various requests made by the emperor in the reassembly process had a definite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of *baishijian* curio boxes.

Study of the five abovementioned *baishijian* curio boxes from inside out show how the Qianlong emperor organized them early in his reign, even serving as criteria for dating. By presenting basic information on *baishijian*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thers can be understood more clearly, demonstrating the production standards adopted, reproduced, and imitated to create these amazing works. Furthermore, the process of

reassembling these *baishijian* in their various manifestations reveals the history and fundamental appearance of their production in the Qianlong period. The present study thus offers a clearer picture behind the making of this fascinating art form known as the *baishijian* curio box.

**Keywords:** Qianlong, *duobaoge*, *baishijian*, Qianlong court style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 1 呂二〇三八 建漆多寶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呂二〇四八 金漆多寶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呂一九六四 金漆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呂一九七一 嵌螺鈿細小木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呂一九八二 金漆套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 呂二〇二六 硬木雕花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7 呂二〇五八 集瓊藻被稱為「嵌牙硬木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8 呂二〇六二 硬木多寶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金一一六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金一一六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金一一六五與金一一六六的桌子在《點查報告》中被稱為「多寶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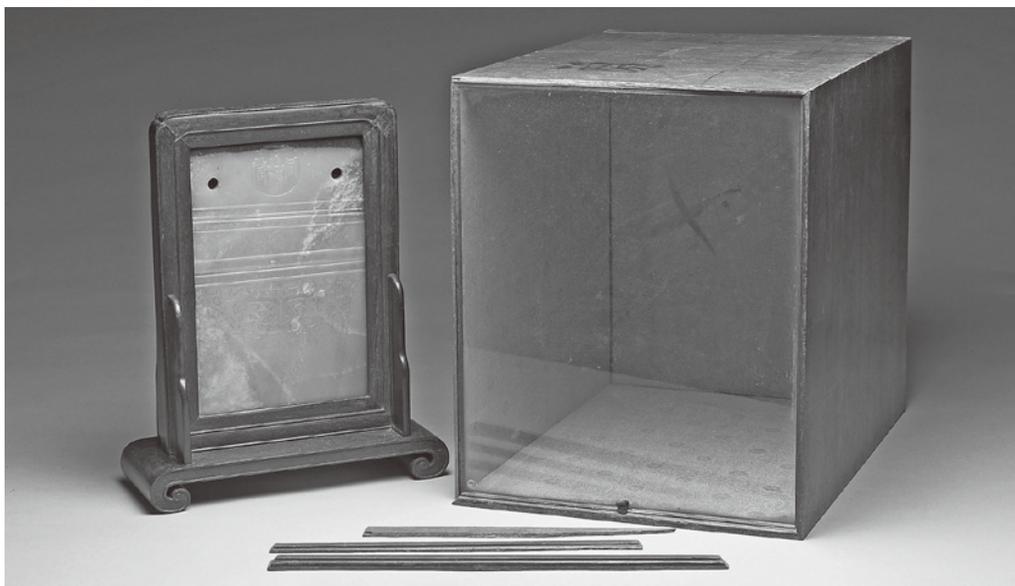


圖 10 清 乾隆 玉獸面紋鉞 配木座與外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 北宋 汝窯青瓷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2 北宋 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 明 宣德 寶石紅釉僧帽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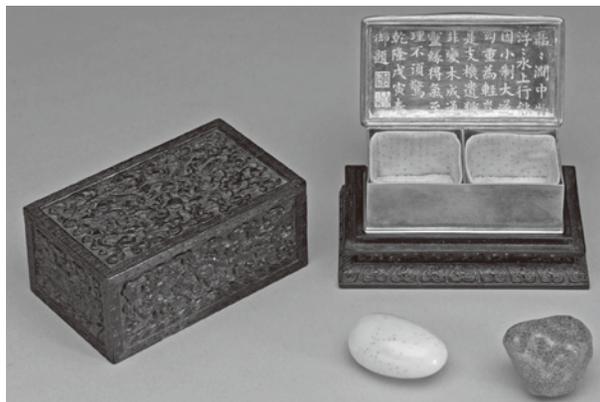


圖 14 清 浮水石 附小金盒及紫檀木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 清 雍正 十二美人圖 「鑑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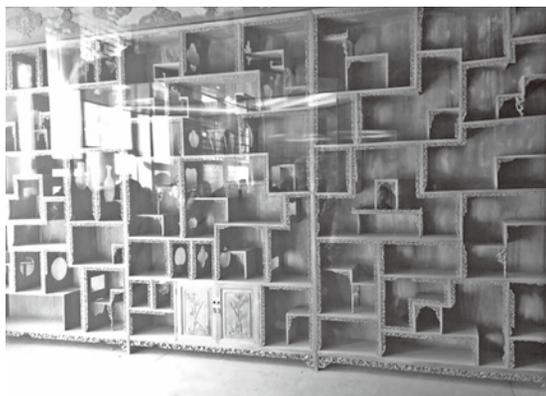


圖 16 北京故宮樂壽堂中整牆大格 作者攝影



圖 17 清 碧玉龍紋磬與磬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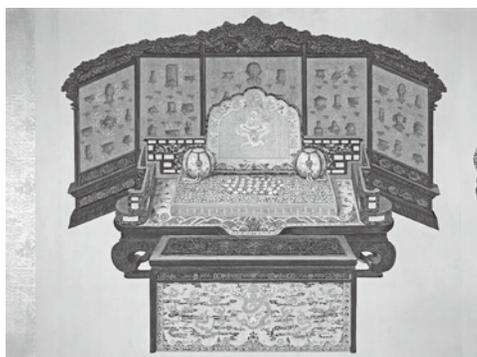


圖 18 a 清 雍正六年 古玩圖 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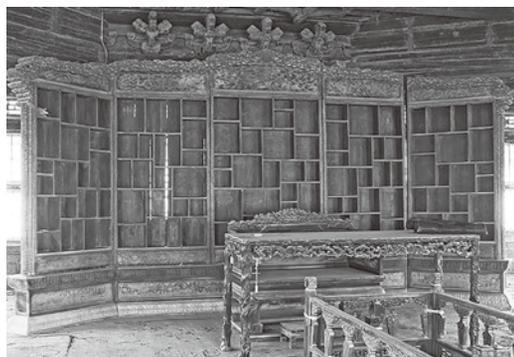


圖 18 b 清 寶座格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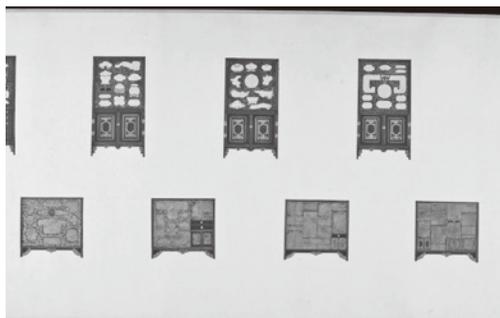


圖 19 清 雍正七年 古玩圖 局部 卷中與卷末格子 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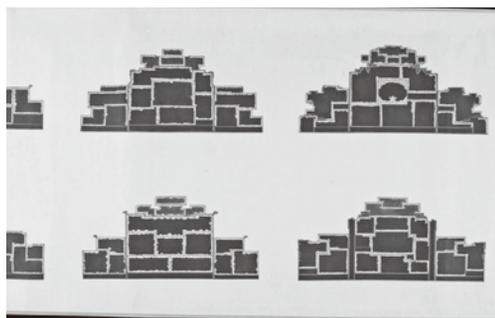




圖 20 呂二〇六八 百什件的漆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 清 雕紫檀多寶格方匣 置於呂二〇六八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 放在呂二〇六九中的圓形紫檀木多寶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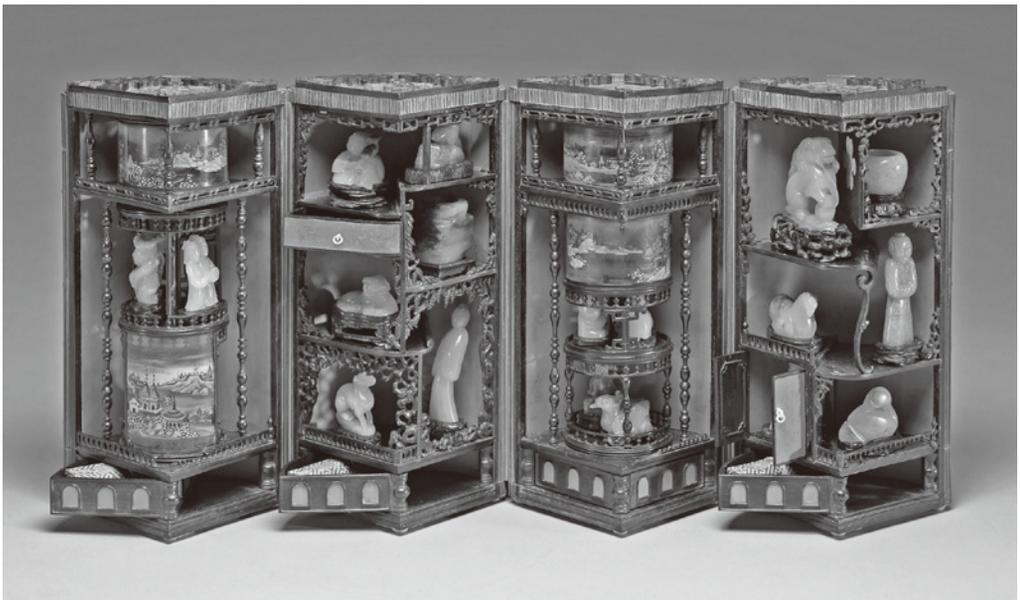


圖 23 清 竹絲纏枝番蓮圓盒多寶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4 琅玕聚雁子所謂高麗木燙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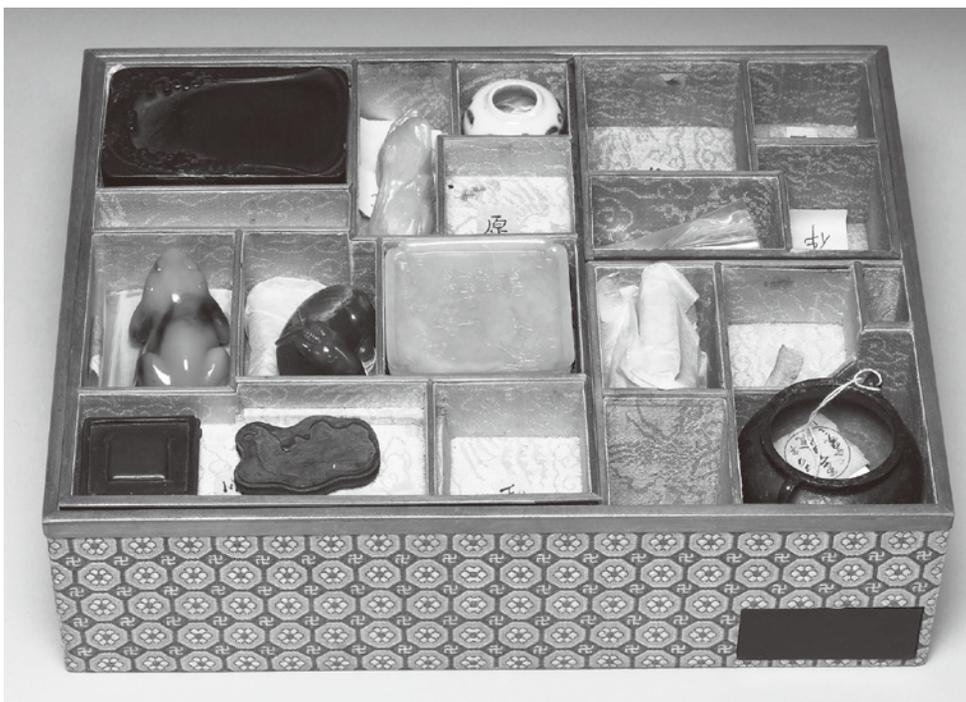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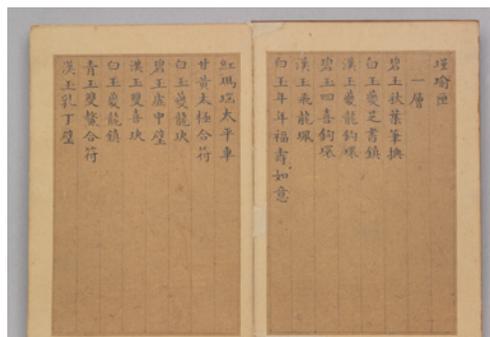
圖 25 集瓊藻雁糊黃地梅花萬字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6 琅玕聚的提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清玉帶環如意



b 清玉帶環如意

圖 27 瑾瑜匣中所收清玉帶環如意，清冊中為「白玉年年福壽如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8 天府球琳百什件其中一層為例，可看到左側與右上都屬於明裝，下面則有暗裝，此外也有暗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9 集瓊藻百什件的盒中有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0 清對數表小冊置於詩繪漆盒中，漆盒又置於呂一六六二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1 同樣清對數表小冊置於五屨木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2 天府球琳下屨展開後至少可看到兩個暗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3 瑾瑜匣中的各種小盒盒內的白錦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4 白玉子母犬 搭配沉香木座 貯於天球合璧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5 瑾瑜匣中象牙座改成紫檀木顏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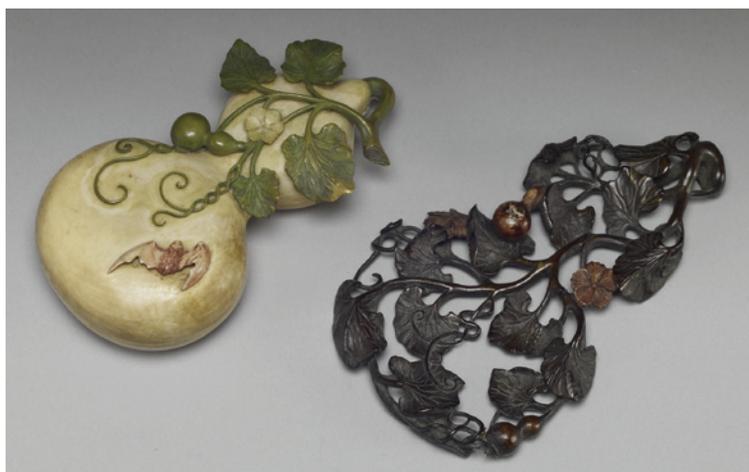


圖 36 清 雕象牙蒲蘆式盒及其木座 貯於瑾瑜匣百什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7 百什件中左下角之紫檀木雕刻屨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8 天球合璧百什件中屨黃花梨屨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9 清 雕象牙琴式盒 放置於呂二〇三九雕紫檀木博古箱百什件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0 瑾瑜匣外盒與內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上層  
(第一層)



中上層  
(第二層)



中下層  
(第三層)



下層  
(第四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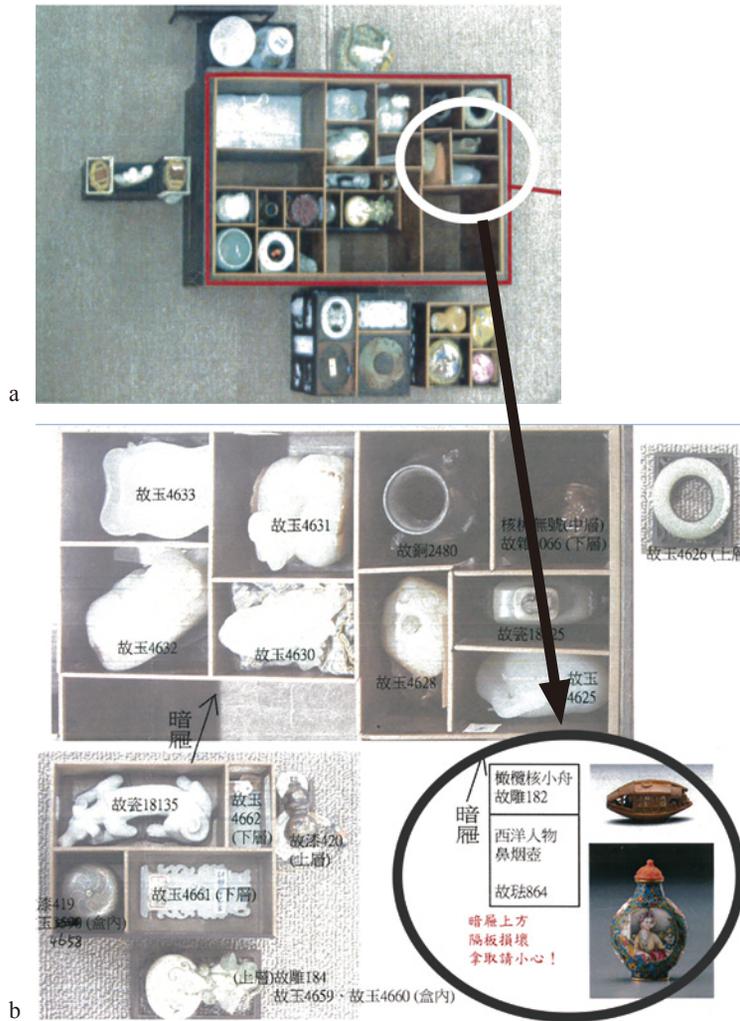


圖 41 〈清乾隆陳祖章雕核舟〉所放置之位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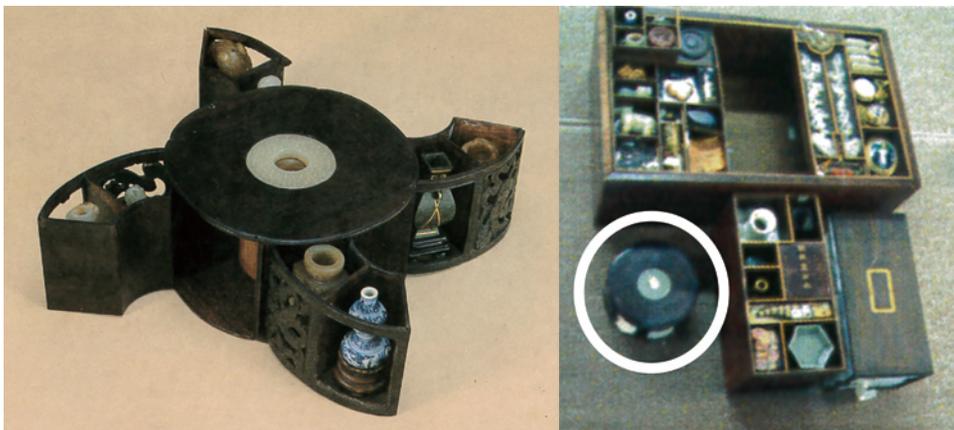


圖 42 瑾瑜匣中圓形多寶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3 瑾瑜匣中紫檀木半圓古玩格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4 瑾瑜匣中〈清象牙雕花盒〉（原一對，一件殘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5 呂一六六二 百什件中的格子與藍雲鳳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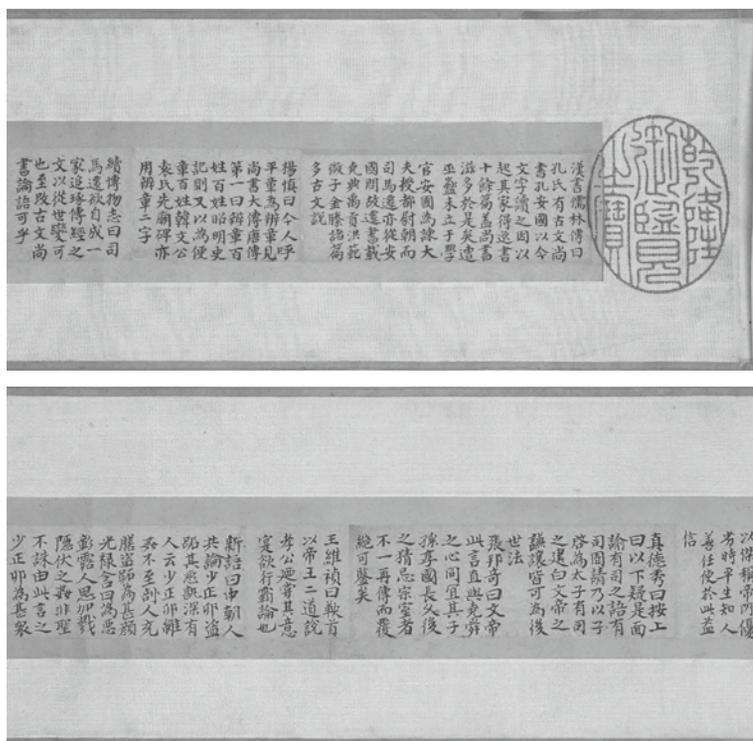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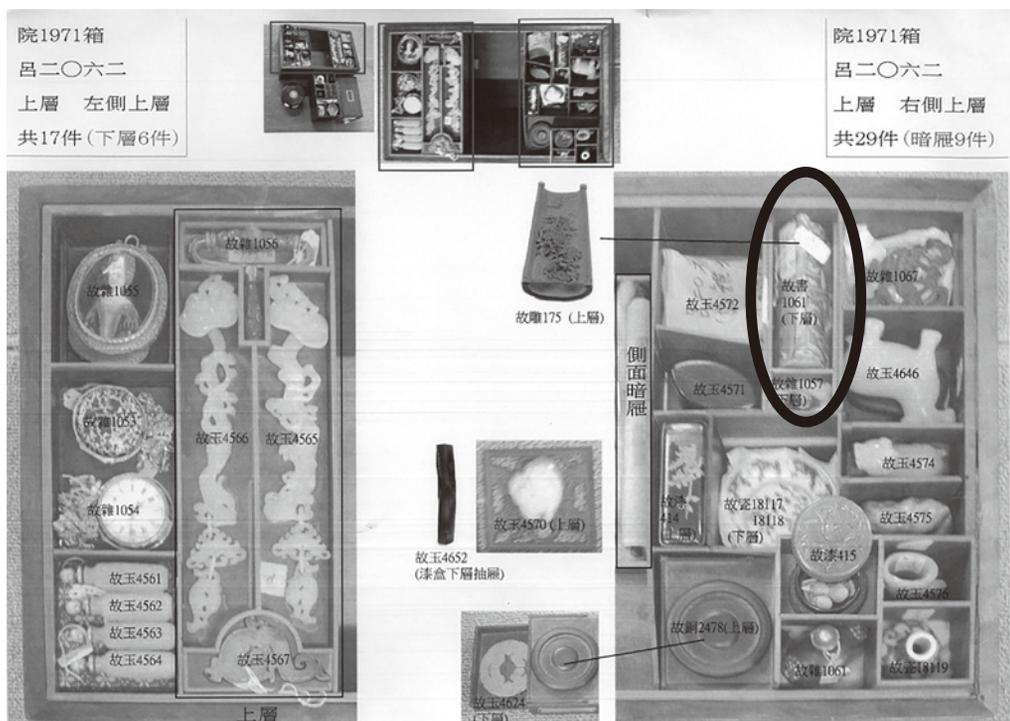


圖 46 明 董其昌 史記評真蹟 置於瑾瑜匣第一層下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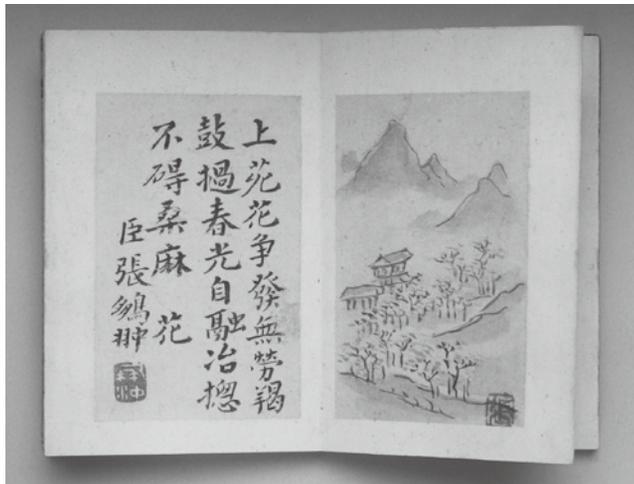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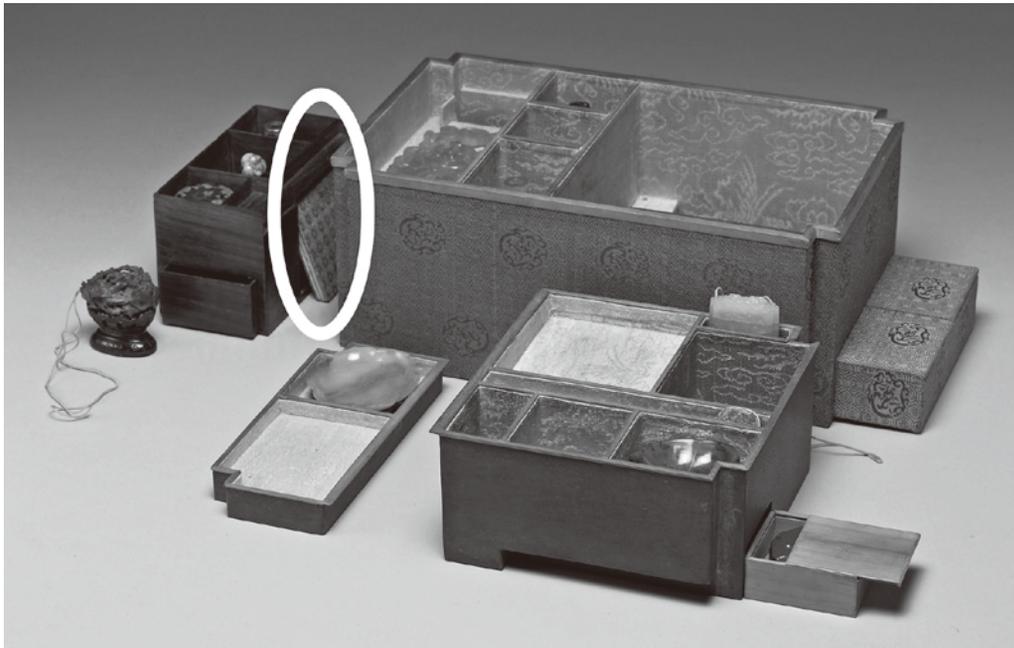


圖 47 清 張鵬翀 畫風花雪月 置於天球合璧下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清 唐岱 太行秋色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清 乾隆 御筆秋英詩書畫合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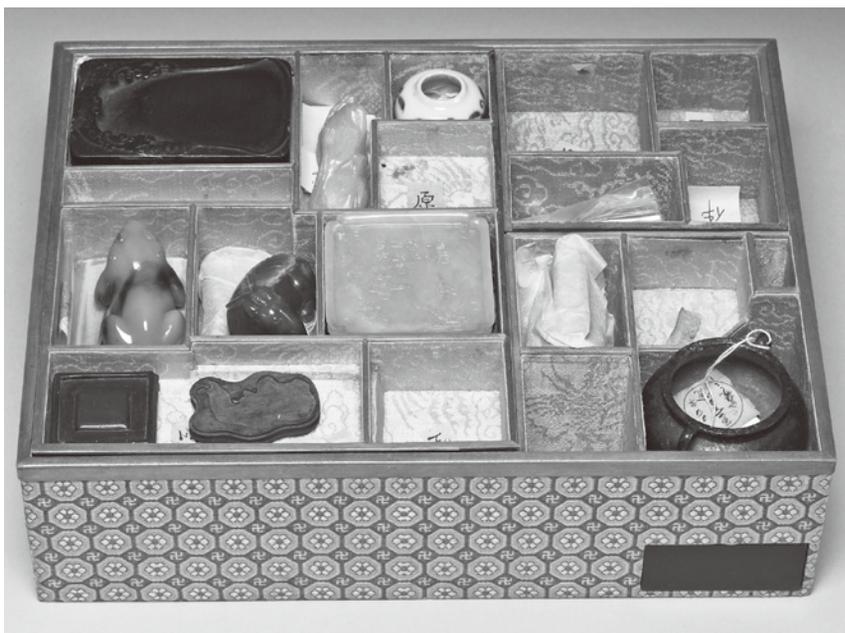


圖 48 a 太行秋色圖與 b 乾隆御筆秋英詩書畫合璧 置於集瓊藻下屨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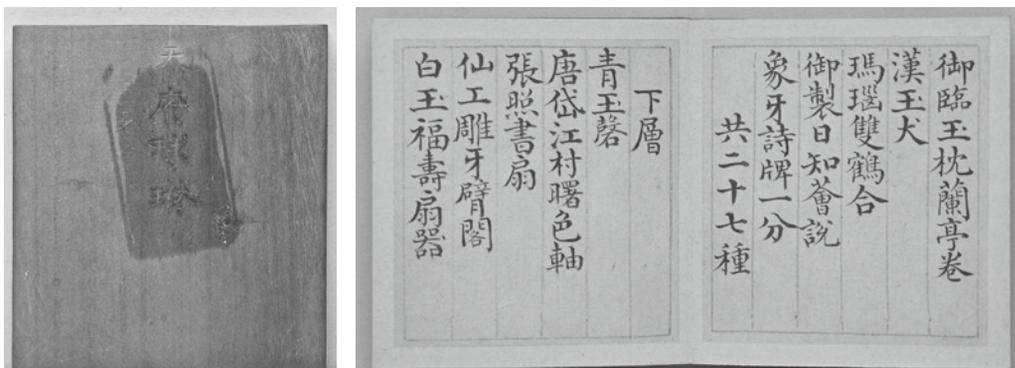


圖 49 天府球琳 古玩名色摺子記有「御臨玉枕蘭亭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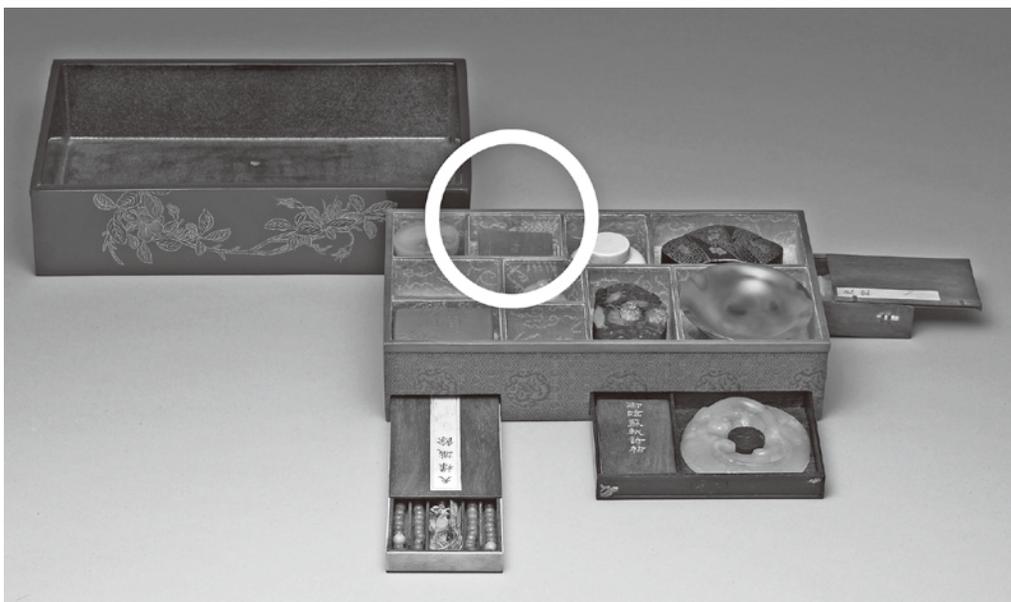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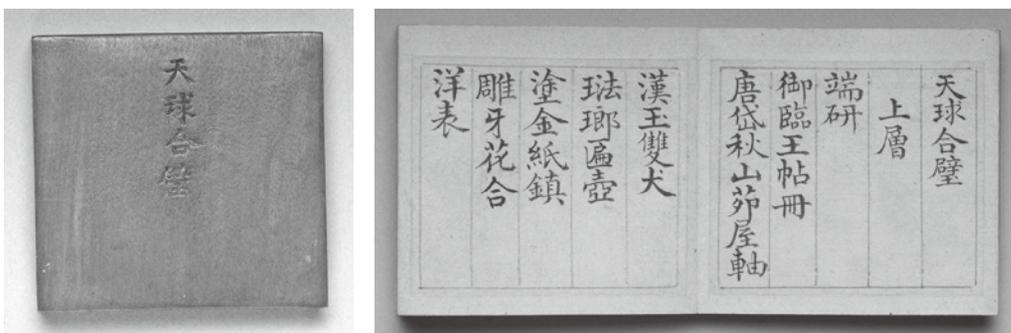


圖 50 天球合璧中屨的古玩名色摺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1 天府球琳古玩名色摺子所藏位置 在最下方暗屨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b



圖 52 a 天府球琳、b 天球合璧 外套箱與內箱全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3 呂一六六二 百什件的外套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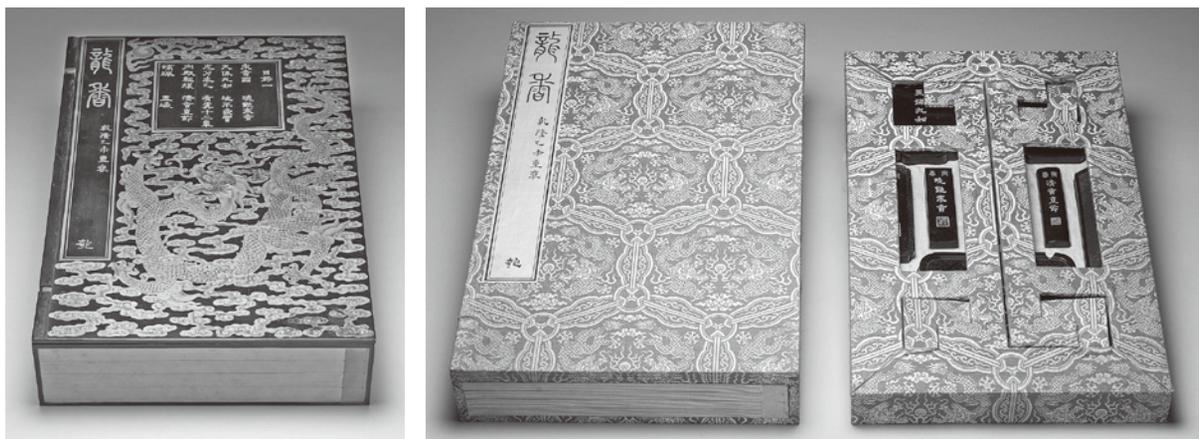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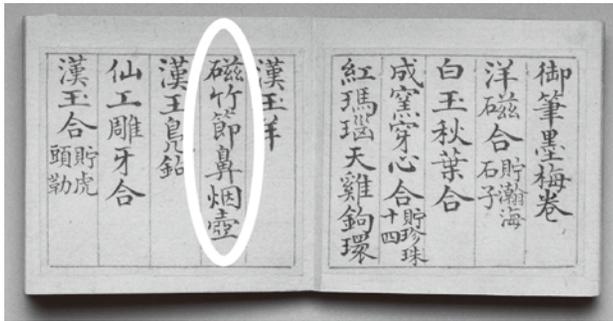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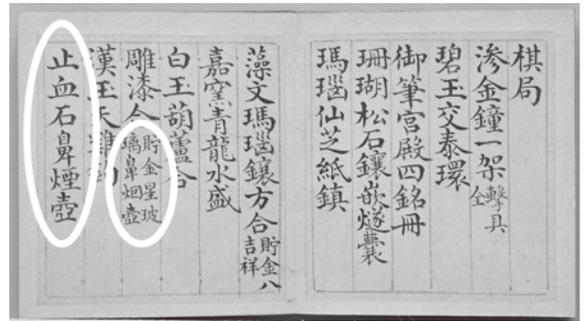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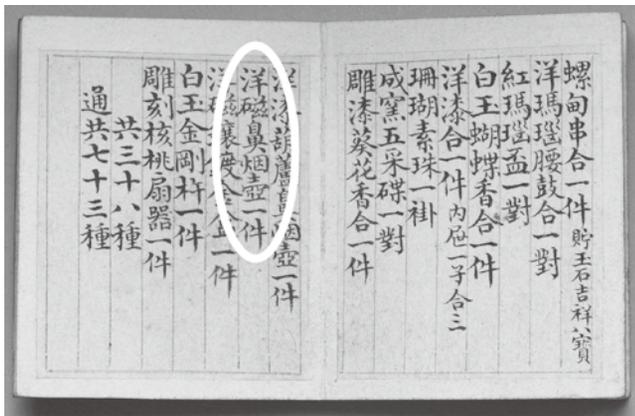
圖 54 「龍香」御墨上有「乾隆乙未重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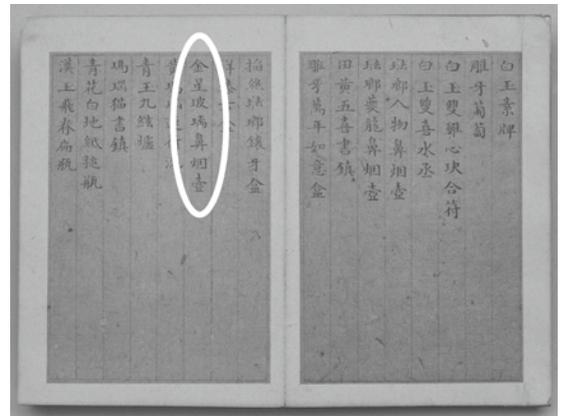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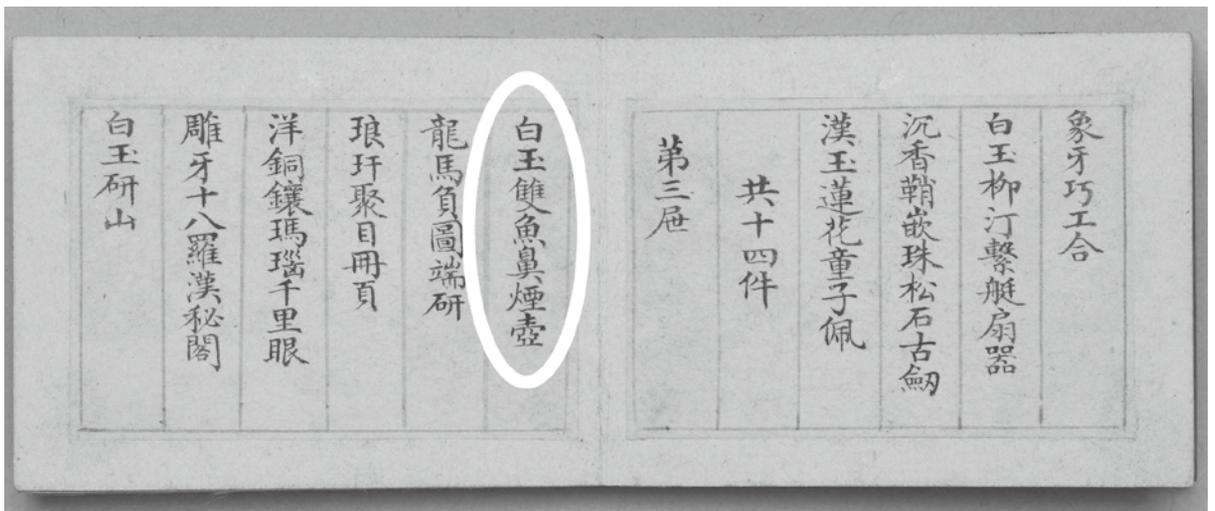
b



c



d



e

圖 55 a 天球合璧、b 天府球琳、c 集瓊藻、d 琅玕聚、e 瑾瑜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五份百什件名色摺子內都可看到原收有鼻煙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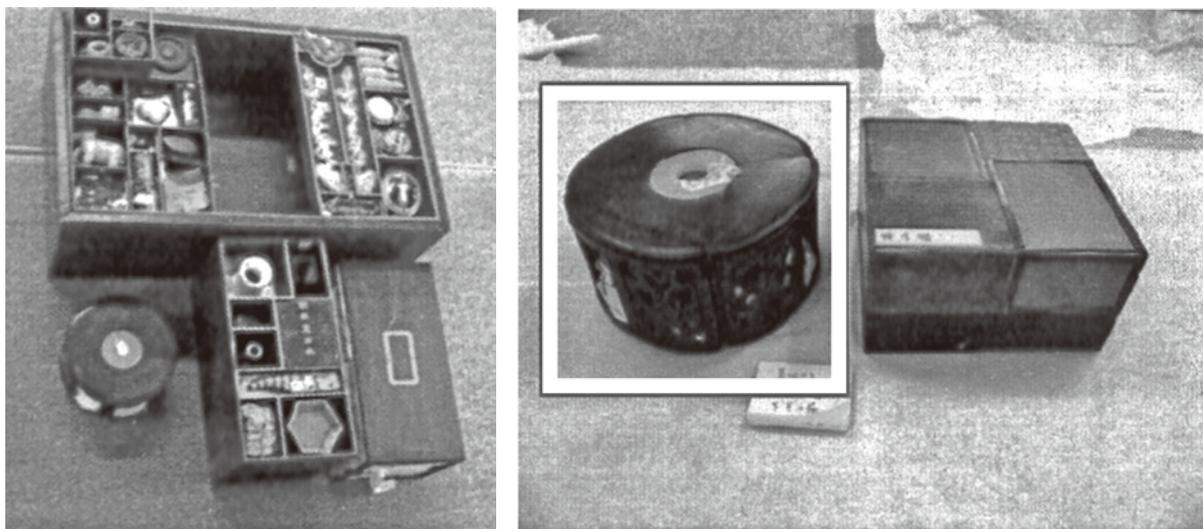


圖 56 名山藏匣貯於瑾瑜匣中紫檀圓格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7 呂二〇五四百什件的蒔繪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8 明嘉靖款 剔紅雲龍福祿康寧小櫃 金二四七五 百什件之雕漆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9 鍍金描漆龍鳳紋箱為天球合璧之填漆內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0 清 雕紫檀博古圖箱 呂二〇三九 百什件 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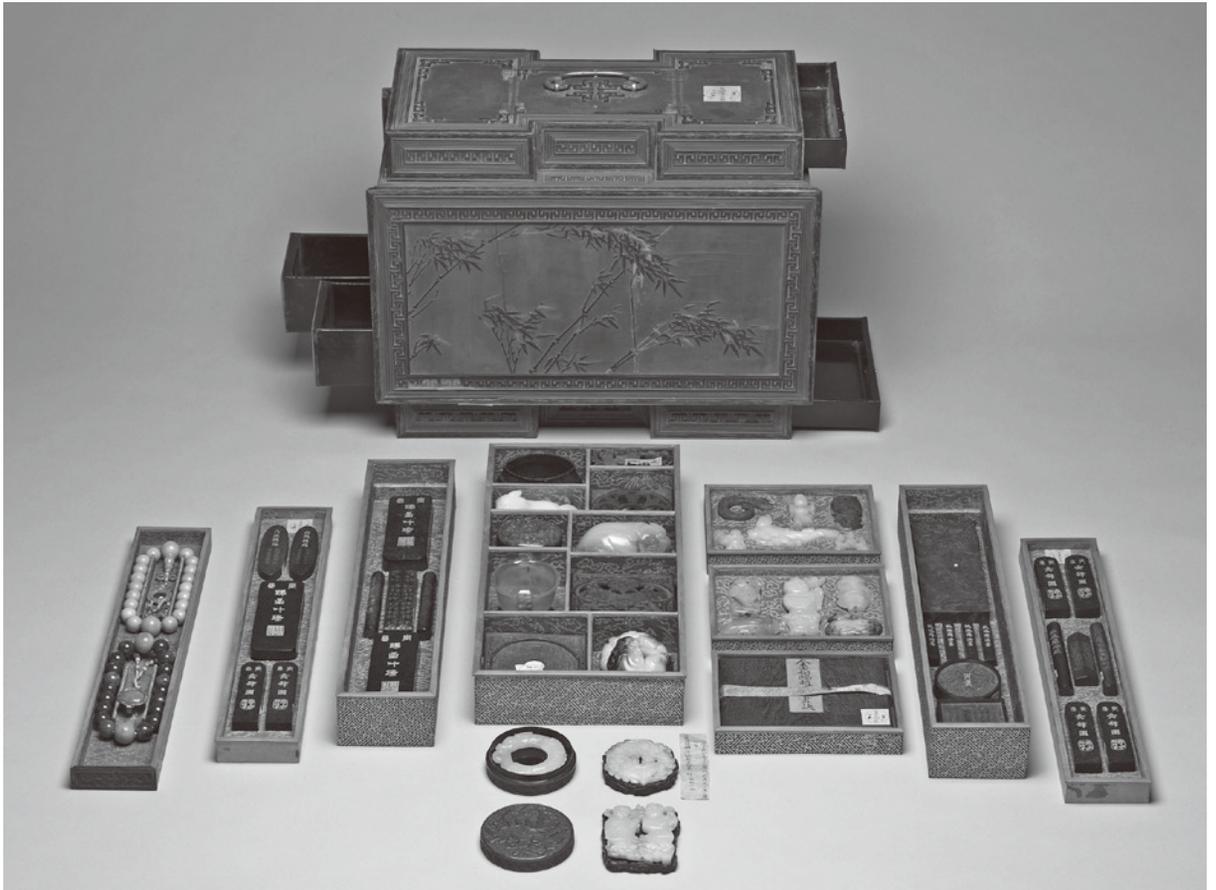


圖 61 清 竹黃貼花多寶格箱 呂二〇六〇 百什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2 集瓊藻百什件及集瓊藻小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3 雕紫檀木龍紋小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